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雲在山房叢書二種

楊壽枏輯

文海出版社印行

雲在山房校印  
笠簷醉雜記

俞復敬題



自序

世事紛綸吾人置筆而起不能更預一事滄流到地白日馳梭  
奚遣幽憂惟宜弄墨有若負劍所詔繙帙所收舊京夢華或存  
國典室巷叢語亦蒼異聞掌錄備忘久迺成帙剔繁纂要鉅細  
雜綜類皆成於甕牖負暄不復能權體例冬日初出映簷白醉  
斯其境也取以名篇童習白紛豈當乎儒林公議野處僖語安  
廁於薦紳舊聞却掃無慘叢猥掇拾賢於博奕是託是居云爾  
歲在旃蒙赤奮若夫椒蘇何聖生



簷醉雜記卷一

夫椒蘇何聖生

一代創業必有崇文之主以肇造聲明天聰三年初設文館分儒臣爲兩直以達海及剛林等繙譯漢文書籍以庫爾纏及吳巴什等記注本朝得失卽明代儒生如沈文奎孫應時江雲諸人亦被羅致 太宗嘗與諸臣講求經史諮詢時務從容坐論禮遇甚優天聰十年改文館爲內三院曰內國史院曰內祕書院曰內宏文院康熙九年改內三院爲內閣另設翰林院衙門凡脩撰編修檢討向隸三院者遂轉隸於翰林院自來清華之選得人稱盛追溯初基實在未入關以前也

天聰初政以賭博爲大戒違之者雖重臣必懲甯文毅完我在

文館參預機要倚畀方專以嗜博被劾遂革二等甲喇章京

輕

車都尉給貝勒薩哈廉爲奴其與同博之甲喇章京劉士英發

世職

尙陽堡爲民可見懲治之嚴後世貴族強宗習爲豪賭恆酣狎  
比風靡一時安得以國初禁令語之

帝系以 顯祖支派爲宗室 興祖 景祖支派爲覺羅崇德

元年制定親王以下宗室俱束黃帶覺羅束紅帶乾隆四十七  
年定閑散宗室及年時皆給四品頂戴時則入關已越百數十  
年舊日王公貝子後系當有等於平民者故給頂以寵之展親  
錫類實起例於茲矣

明代闡禍最烈 本朝防制特嚴 世祖遺詔以十四事罪已

而於委用宦官一端引恨尤深 聖祖登基即將內官吳良輔

置之重典並革去內十三衙門其名目為司禮監尚方司御用

監尚寶鐘司設監兵仗局自是宮寺肅然乾隆間高雲從以干

預外事誅同治間安得海以出外招搖誅並皆稱快一時至

孝欽垂箔李蓮英恃寵用事漸亦交接朝官疆吏然罪狀尚不

甚顯則家法猶未盡壞也

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封 世祖章皇帝之乳母朴氏為

奉聖夫人頂帽服飾照公夫人見於懋敬大雲山房襍記按前

明奉聖夫人聲勢何等煊赫而 本朝奉聖夫人則知其事者

甚鮮亦足見家法之嚴矣



順治十八年江南奏銷案起士紳里黜籍者萬餘人徐立齋相國元文時官脩撰以是案註誤謫鑾儀衛經歷葉文敏方藹時官編修以欠銀一釐左官一釐准制錢一文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語計甫草東舉順天試屢困春闈以是案挂名被黜韓文懿菴方補博士弟子員以欠糧三升黜革宋文恪德宜時官編修以誤竄逋籍亦里吏議汪堯峯時官刑部郎中坐是案謫北城兵馬司指揮此皆見於傳記其餘蓋不勝紀時則朱國治爲蘇撫貪暴最著因而構成是案厥後移撫雲南以侵蝕軍糧爲將士鬻食骸骨無存是蘇人士之被害固深而朱國治之報應亦酷矣

邵青門長蘅與楊靜山書云近自奏銷案起先人貽薄田八百餘畝一月間斥賣過半然不名一錢只白送與人耳兩年來新法如秋茶凝脂縣令如乳虎隸卒如獠犬書生以逋賦笞辱都成常事某不忍以父母遺軀受縣卒曳入訟庭俛酷吏裸體受杖乃憤而出此爲紓禍計昨偶見村翁舉俚語一則元時富人往往以田爲累委田契於路伺行人拾取遽持之大呼曰田已屬爾我無與矣并書上一笑此書止讀此可見逋賦一案爲害之酷至康熙初年吳文僖正治以蘇松等郡自明初加派浮糧賦稅十倍他州催科歲不及額近者奏銷處分一案自欠毫釐以下悉被放廢人材淪置堪惜具疏籲恩俄而有詔蠲數郡錢糧

之半民困乃始一蘇

聖祖御極六十餘年每優異廉吏迥邁常倫最著者爲睢州湯文正公斌儀封張清恪公伯行而皆用以治蘇略著其事以見廉明翊運吾吳之被幸尤深也文正公之撫蘇先後奏免積逋數十萬誠司道郡守不受所屬一錢時大學士明珠方植黨招權引前蘇撫余國柱爲戶尙以連年蠲漕緩征向蘇藩索部費甚鉅公堅持弗許諸要人不便所爲促公還朝百端讒害賴上眷終得保全未幾郭侍御琇疏劾明珠余國柱貪欺罪狀請加嚴譴得 旨悉從其言郭侍御卽公所舉蘇省之廉吏也清恪之撫蘇以力持廉正與總督噶禮齟齬因辛卯科場案互劾

聖祖特點噶禮而留公且諭在廷諸臣曰張伯行居官清廉朕知之甚悉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朕爲天下主如此等清官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清官者亦何所倚以自安乎當時聞詔至於歡聲動地迄今數江南名宦以文正與清恪並舉稱爲前湯後張云

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十八日爲聖祖五旬萬壽王公諸臣先進鞍馬緞疋等物皆不受諸臣復進祝壽屏文但留冊頁亦不受屏前數年湯文正斌巡撫江蘇紳民於其生日製屏爲壽公但命錄汪堯峯所撰壽文而返其屏卽此一端想見明良一德

力以清心寡欲致世道於返樸還淳真盛事也

聖祖萬幾餘暇潛心六藝下逮濂洛關閩之書旁及歷算聲音之學反覆研究源流畢貫天縱之聖蓋生民所未有也李文貞光地云孟子敘堯舜以來至於文王率五百年而道統一續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自朱子以來又五百歲 皇上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將復啓堯舜之運乎時咸以爲確論

康熙三年夏山東兗州有蟲蔽天形如蜣螂而差小色如金識者以爲歲凶之兆名爲蒼諸

雍正四年十二月陝西山東河南江南各省黃河澄清守臣先

後奏報宣付史館按漢桓帝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河水清靈帝建甯四年二月河水清元順帝末年黃河清論者或以爲變異之象而後世乃侈爲盛事殆有不能一概論者歟

世傳 憲廟多用任俠之士無可證明惟曾用方士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令在內廷行走試其鑪火脩鍊之術然僅置於西苑空閒之地初不干預他事乾隆初元卽驅逐回籍無奇異事蹟可攷也

左道惑民每爲禍於衰世漢之黃巾張角元之紅巾劉海通是爲禍最鉅者若在盛世則不待其爲禍而鋤之有必先矣康熙間有朱方旦者自號二眉山人託修養煉氣之名所至煽惑南

中地方大吏至有迎接跪拜者經侍講王鴻緒奏請懲治尋卽置之重典其黨皆坐罪有差道光三十年有薛執中者藉醫招搖妄談休咎經給事中曹懋堅訪獲具奏尋將執中置之大辟其從執中學習坐靜之宗室奕紀及學習按摩之尙書文慶諸員均奪職降黜是皆鋤之於方萌者也嘉慶十八年天理教匪之變大興林清滑縣李文成爲首發難於宮禁響應於魯豫幸擒治迅速不半載而就平是亂事已成而發覺尙早猶不足爲患也若乾隆末年川楚教匪之亂始由皖人劉松傳習白蓮教以治病惑衆其黨劉之協遂謀不軌繼之者聶傑人等起於楚徐天德等起於川勢益蔓延征剿九年始得肅清道光末年粵

匪之亂洪秀全附會天主教聚衆起事殘破十六省擾亂十五年至同治之初始得戡定是以疏玩釀成巨患竭全國之力遲之久而始克之者也最奇者光緒庚子拳匪之亂所謂大師兄者其伎倆不如朱方旦薛執中之足以接近士類其聲勢不如劉之協林清洪秀全之布遍中區而狂悖之載漪輒欲倚以舉事昏謬之徐桐剛毅諸人並從而附之遂致擾亂畿輔啓衅強隣以促危亡之局左道惑民之爲禍烈矣哉

滿洲從龍諸彥猶漢之豐沛南陽其恩遇最優然誥誡亦殊嚴切乾隆五十年上諭向來滿洲之習舉業者其文義本屬淺陋及倖登科目列名翰苑問以文學則曰身係滿洲豈漢人可



比及問以騎射又曰我係詞林豈同武夫戰卒兩處躲避而落於無用之流朕所深惡卽從前尹繼善鄂容安鐘音觀保等在翰林中俱稱出色者止能隨常辦事而於邊疆重務並不能經理裕如雖其中鄂容安曾膺軍旅重寄臨危遇變亦惟知一死塞責究於國家大事何所裨補耶讀此可見承平日久仕路漸多庸濫滿人叨倖尤深 君上固灼知之亦未嘗稍有偏徇也自古化民成俗必以崇儉黜奢爲要務遐稽盛世往往於民間日用之微皆關宮廷廛慮誥誡甚詳規世運者當纂錄之以昭美化也乾隆元年 上諭八旗爲國家根本從前敦崇儉樸俗最近古迨承平日久漸卽侈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稅卽不守

本分恣意花消虧竭國帑身罹罪戾而兵丁閑散人等惟知鮮  
衣美食蕩費貲財相習成風全不知悔嗣後務期恪遵典制謹  
身節用勿事浮華勿耽遊惰庶免窘乏之虞倘不知痛改前非  
仍蹈履轍驕奢侈靡虧帑誤公不惟恩所不施且爲法所不貸  
此誥誡八旗者也又有諭厚生之道在於務本而節用朕聞  
晉豫民俗多從儉樸而戶有蓋藏惟江蘇兩浙之地俗尙侈靡  
往往家無斗儲而被服必極華鮮飯食靡甘淡泊兼之井里之  
間茶坊酒肆星列碁置少年無知遊蕩失業彼處地狹民稠方  
以衣食難充爲慮何堪習俗如此民生安得不艱朕軫念黎元  
期其富庶已將歷年各項積欠盡數蠲除小民乘此手足寬然

之時正當各勤職業尙樸去奢以防匱乏豈可習於侈靡轉相倣效日甚一日積爲風俗之憂也地方大吏及守令有臨民之責者皆當徧行化導縉紳之家尤宜節儉以率先之此誥誡江浙者也

元旦日食歷朝引爲天戒乾隆六十年乙卯光緒二十三年丁酉皆以元旦日食停止受賀筵宴惟乾隆乙卯兼遇元夕月食次年遂卽禪位其時和珅當國垂二十年海內騷然天宜有此告戒光緒丁酉以後不久卽有拳匪之變固亦應有先兆耳同治三年御史賈鐸具奏內務府有太監演戲將庫存緞匹裁作戲衣每演一日賞費幾至千金請飭禁止當奉 兩宮懿旨

各省軍務未平茲事可斷其必無惟傳聞必非無自難促無太  
監等假名招搖著內務府大臣等嚴查究辦夫以玉食萬方之  
君演戲日費千金而宮廷誥誡如此嚴切自是中興氣象自光  
緒中葉以後興脩頤和園窮奢極麗 慈輿臨幸歲歲酣歌雖  
以尊養爲詞而國步方艱盤遊無度實於憂勤惕厲之旨失之  
遠矣

穆宗好冶遊相傳嘗微行至宣德樓酒肆遇翰林王慶祺聞其  
歌而悅之由是擢爲侍講令在宏德殿行走王旣得幸益導之  
作狹邪遊密進春方春冊備極淫褻 穆宗以是致疾有人撰  
聯諷其事云宏德殿宣德樓德業無疆且喜詞曹工詞曲進春

方獻春冊春光有限可憐天子出天花辭雖鄙俚亦存事實

穆宗既上賓陳六舟中丞彝時官御史疏劾王慶祺云侍講王慶祺素非立品自愛之人行止之間頗多物議同治九年其父王祖培典試廣東病故於江西途次該員聞喪之後志哀嗜利復至廣東告助去年王慶祺爲河南考官撤棘後公然微服冶遊舉此二端可見大概至於街談巷議無據之詞未敢瀆陳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驗臣久思入告緣伊係內廷行走之員有關國體躊躇未發亦冀大行皇帝聰明天亶日久必洞燭其人萬不料遽有今日悲號之下中夜憂惶 嗣主冲齡實賴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成就聖德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側爲患不

細應請卽予屏斥以儆有位疏上有 旨王慶祺卽行革職永不敘用聞者快之蓋導 帝出遊事有難言此疏措詞隱約極稱得體頗爲都人士所傳誦云

同治中興以後曾文正李文忠諸公夾輔於外而恭忠親王密運樞機於內雖外患漸侵國事猶未至遽壞至光緒甲申恭王屏出軍機而以貪庸之禮王繼之時局日非遂如江河之日下矣是年三月有 旨現值國家元氣未充時艱猶鉅軍機處實爲用人行政之樞紐恭親王奕訢等始尙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爲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謂簞簞不飭或謂昧於

知人本朝家法綦嚴若謂其如前代之竊權亂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實法律所不容然只以上數端貽誤已非淺鮮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寶璽入直最久責備宜嚴茲特錄其前勞全其末路奕訢加恩仍留世襲罔替親王開去一切差使家居養疾寶璽著原品休致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兵部尚書景廉均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工部尚書翁同龢加恩革職留任退出軍機至錄此旨樞臣全遭屏斥爲前此所未有同時遂以禮親王世鐸尚書額勒和布閣敬銘張之萬侍郎孫毓汶許庚身並入樞署矣識者以爲仲堪此舉國之亡徵也

孝欽自斥退恭王後引用庸流以自便其娛樂每逢萬壽尤事

鋪張然甲申五旬則有中法之役甲午六旬則有中日之役至於甲辰七旬已在庚子播遷以後而臣工猶加意進奉競麗爭妍某公久任封疆每誦洛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兩語以自解嘲焉

光緒甲午年國家歲入銀約七千萬兩甲午以後增至九千萬兩皆見於戶部冊報至光緒三十四年度支部奏歲入總數遂至二萬萬二千四百萬兩政府日以搜括聚斂爲事竭各省之脂膏盡耗於無謂之新政新軍而危亡已懸於眉睫矣

德宗憤於甲午之敗求治頗急戊戌變政銳意紛更未能盡愜人意 孝欽習於舊制二次垂簾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爲



大阿哥幽 帝於瀛臺意在廢立密詢內外臣工以覘羣情所向時則李文忠公鴻章外任粵督行將出京得聞密謀痛切力阻其事劉忠誠公坤一方督兩江電奏有云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言外有期期不奉詔之意老成謀國中流一壺實與文忠爲響應余作感事詩云垂箔重煩王母籌武靈英氣黯然收延宗縱有衝天想景豫難承廢立謀豈有舊人如涑水不堪明主亦房州朝官老事誰生感嗚咽瀛池日夕流蓋紀其實也

漢書天文志曰妖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晉書天文志曰妖星一曰彗星見則兵起天象示變理不誣也嘉慶十六年辛未七

月彗星見長五尺餘欽天監襲唐咸通五年故事以爲含譽瑞  
星藉資掩飾然纔及二年至癸酉九月而有林清之變矣宣統  
二年春彗星見長丈許新學家謂西人哈雷音譯早推測得之無  
關災異然次年辛亥秋間卽有革命之變矣

順治初以睿親王多爾袞攝政宣統初以醇親王載灃攝政若  
成始終之局醇王才資庸下適當艱危識者每以爲憂其妃尤  
驕縱不檢嘗集貴游子弟於城東德昌飯店晝夜飲博物議沸  
騰余於辛亥歲暮偶偕友人買醉是地時則酒人寥落景物清  
悽曾得廿八字云無復薰天縱博場樊樓歌管有滄桑消殘流  
水遊龍地更與清尊話夕陽其愴歎蓋在小雅十月之交矣



簷醉雜記卷二

夫椒蘇何聖生

國初禮烈親王代善睿忠親王多爾袞鄭獻親王濟哈爾朗莊親王舒爾哈赤一作齊豫通親王多鐸順承郡王勒克德渾克勤郡王岳託皆有大勳勞世襲永不降封俗稱鐵帽子王見梁章鉅稱謂錄按鐵帽之稱當因其世襲罔替而名之耳顧其制無攷明封功臣有世襲有流爵世襲者頒鐵券流爵則否是鐵帽或從鐵券而出厥後惟雍正朝怡賢親王允祥及同治朝恭忠親王奕訢亦世襲罔替焉

雍正九年因公爵居五等之首仿古封號字義錫以嘉名定一二三等公爵爲號凡十曰褒績忠達奉義超武雄勇果毅信勇

建烈勇勤英誠乾隆十四年定侯爵爲號凡七曰奉義恭誠順  
勤順義昭武延恩敦惠伯爵爲號凡十有一曰翼烈宣義襄甯  
昭毅威靖襄勤誠毅昭信懋烈誠武勤宣當時蓋各因其人而  
錫以是名也然代遠年湮其封號屬於何人一時竟不易攷索  
蓋由勛臣身後多邀易名之典後人稱其謚法卽不稱其封號  
近如稱曾文正者卽不稱其爲毅勇侯稱左文襄者卽不稱其  
爲恪靖侯稱李文忠者卽不稱其爲肅毅伯追溯前朝勛舊則  
更在顯晦之間矣

國初沿明制仍派巡按至順治十八年始將巡按停差其地方  
事務則交巡撫管理

明初罷中書而其後有殿閣大學士之設官止五品權重秩卑殊不相稱 本朝康熙九年定滿漢大學士皆正二品雍正七年升大學士爲正一品而品秩與事權並極優崇然是年以西北兩路用兵設軍機處於隆宗門內爲承旨出入總匯凡明發諭旨皆由軍機撰擬寄信上諭亦由軍機封發而內閣之任遂輕是後凡閣臣不入樞府者則一切要政皆不得預聞宰相備位而已

大學士初無協辦雍正七年授尙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泰爲額外大學士而不名協辦乾隆二十九年特設協辦大學士以陳文恭宏謀任之漢大學士之有協辦自此始也

今稱大學士爲中堂習其名而莫究其義俞蔭甫茶香室四鈔云大學士設坐在翰林院正堂之中故有是稱

國初部院大臣暨各省督撫員缺俱由會推尙沿明制至康熙十年始停止廷臣會推明末黨援之弊至此乃霍然一清

舊制每遇京察在京部院大臣在外各省督撫均具本自陳不職求罷並薦賢自代乾隆十三年以吳同仁與周學健賄舉因廢舉人自代之例十七年以京察循例求罷繁文無謂並停止自陳不職之本

舊制總督統轄文武軍民爲一方保障巡撫但攷察文官用兵則督理糧餉其職掌本不相合茲但就直隸一省攷之國初直

隸山東河南各置總督一員康熙四年併爲三省總督八年裁  
總督改巡撫雍正二年又改爲總督乾隆二十八年令兼巡撫  
事今其印文曰直隸總督管巡撫事兼理河道關防蓋其初於  
總督之外尙有河道總督及順天天津兩巡撫後乃以總督一  
員兼之者也

乾隆初年令各省督撫將藩臬道府人員於年終加註考語密  
封具奏是爲年終密考之始其事例蓋類於宋之臧否奏也道  
光十七年以江南河庫道李湘莖款目不清而總督林則徐陶  
澍密考均有獎詞旣褫李湘莖職並加林陶兩督以降四級留  
任處分論者以爲太嚴至光緒十七年浙江藩司許應鑠以貪



黷罷官其時閩督卞寶第加以貶詞浙撫崧駿則予以佳考既罷許藩司而不加撫軍以處分殊與道光成案不符矣

明洪武二十四年制定公侯駙馬伯服繡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鸛六品鷺鷥七品鸚鵡八品黃鸝九品鶴鶉雜職練鵲風憲官獬廌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今制衣冠皆依滿制而公服所繡鳥獸頗與明代相同所異者惟公侯斗牛武官一品麒麟稍變明制耳

繡服今稱補子殊無意義福清葉相國向高集內有欽賜大紅紵絲斗牛背胸一襲蓋補子施於胸前背後兩處名爲背胸斯

確當矣

事有不見典制而上下相習視爲固然者如滿洲文武各官及漢人武官遇奏對或上章奏皆稱奴才外官知府以下及武職參遊以下凡見長官皆屈右膝請安談者以爲是滿洲陋俗而證之於古亦有足以比附者馮文洛是帝家舊奴見於北齊書百歲奴事三歲郎主見於唐書劉季述傳是古亦有奴主之稱也佛家右膝著地合掌以示恭敬蓋卽今之打跏字書云跏一足跪也是請安亦一種古禮

雍正元年閣部遵 旨查得明代後裔鑲白旗漢軍知府朱之璉等六人引見封朱之璉爲一等侯自此世世襲封皆稱爲朱

侯 本朝之待明裔厚矣

張道陵後裔封正一人向襲一品其配則封爲立君乾隆三十一年左都御史梅穀成請加裁抑經閣部會議擬降爲五品奉 諭加恩視三品秩永爲例真人世居江西貴溪龍虎山先伯愛杉公於光緒己丑年攝貴溪縣事嘗與往還曾觀其作掌心雷降伏遠道妖魔置於瓶甕間纍纍也

明制六科給事中隸通政司我 朝雍正時始隸於都察院余見乾隆三十年官板縉紳全書六科在大理院之後似係別立一署當是編纂有誤也

國初御史皆出於保舉行取乾隆八年監察御史李清芳奏選

用御史應將合例人員攷試引見錄用得 旨允行自後言官  
遂悉由考試取用矣頃見最近御史名單題目錄之以存一種  
掌故光緒壬寅年考試御史題目二道官盡其職民安其業論  
東三省善後策試後奉 諭陳曾佑蔡金臺朱錫恩顧瑗朱啓  
勳劉汝驥張世培饒芝祥趙炳麟葉芾棠石長信齊忠甲俱記  
名以御史用

軍機章京從前未定額數嘉慶四年正月定爲滿漢章京各十  
六缺嘉慶十一年始奏請考試由軍機大臣將考取人員帶領  
引見奉 旨補用試時限以三刻文須滿三百字見姚伯昂竹  
葉亭雜記余見吳福茨中丞考章京時所習擬作係短論一篇

成廟時駕臨圓明園聽政潘金牧時直樞廷戲仿八股文體作  
兩提比云寅初入如意之門流水橋邊喚取衣包於廚子熬茶  
一盞燒燭三條兩班公鵠立樞廷捧硃批而共商起草午正發  
歸心之箭斜陽窗外頻催艸摺於先生隨手數行封皮兩紙八  
章京蟻旋直屋繳金牌而相約看花是雖遊戲之作亦足備掌  
故

軍機章京多書法工敏鼎魁常出其中乾隆庚辰科狀元畢秋  
帆沅榜眼諸申之重光辛巳科探花趙雲菘翼光緒庚辰科狀  
元黃慎之思永庚寅科狀元吳肅堂魯皆是也

漢京兆尹趙廣漢賤秩一等注秩俸也今制官吏罰俸殆本於

此六朝人為官嘗有白衣領職者多見於南史各傳今制官吏革職留任殆本於此北史魏愷放還永不須收則今制官吏革職永不敘用亦此類也

嘉慶戊辰翰林散館庶吉士崇綬改三等侍衛同時步軍統領文甯為侍郎廣興所訐降編修都中有一聯云翰林充侍衛提

督作編修文武互易天然對偶康熙十三年始設提督九門提

也督

詞館人員不數年驟擢卿貳者類皆大考前列所致乾隆五十六年阮文達公元列大考一等第一以編修擢少詹事不數年開府浙江由編修至巡撫僅八年耳道光二十三年曾文正公

國藩列大考二等第一以檢討升侍講二十七年大考二等第一四升閣學越二年授禮部右侍郎由檢討至禮侍僅七年耳然如開坊翰林而列三等則亦降黜隨之嘉慶二十三年彭寶臣侍講浚列三等三十名遂降員外郎彭係嘉慶十年乙丑科狀元以大魁而改部員爲前後所罕有惟乾隆十三年諸城寶東皋光鼎名列大考四等奉 特旨遷中允乃異數也

從前各省主考學差皆由吏部將進士出身之部院各官奏請派往並不試以文藝雍正三年始將應差各員先試於太和殿親定甲乙封貯內閣每屆按省分差之期將取定人員書名牙籤盛以金筒設黃案於午門外命大學士同禮部官掣簽唱名

請 旨派爲各省考官乾隆間考試入選者注榜揭示然書名  
掣簽之法不用得差者初不問榜上之有無名也嘉慶時於考  
試後由內揭浮籤發派大臣閱卷取者總定甲乙進呈不拆彌  
封取否均不得聞知有典試視學者或召見時 上語之名次  
或語樞臣然後得知如嘉慶十三年戊辰科鄉試太湖李振翥  
以考差第一得浙江副考官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山陽李宗昉  
以考差第一得浙江學政光緒二十三年元和王同愈以考差  
第一得湖北學政皆奉 面諭始知之也考差向用四書文二  
篇試帖詩一首嘉慶二十四年用四書易經文各一篇詩仍舊  
後遂以此爲例嗣又分別官階每鄉試年於四月中旬將編檢



御史寶缺中書部屬各員在保和殿考試謂之小考差於四月  
底將侍郎京堂各員在上書房考試謂之大考差惟合於大考  
差官秩者雖不與考亦常簡放 本朝用人既重科舉其中亦  
頗出人才因將選用主司故事雜取各家記載詳列之

本朝沿明制以八股取士至康熙三年甲辰科會試曾廢八股  
用策論取士改三場爲二場行之兩科於康熙八年己酉鄉試  
仍用八股照舊例疊試三場光緒庚子亂後厲行變法於壬寅  
鄉試又廢八股以策論取士第一場論五篇二場策五道三場  
經義五篇連年舉行鄉會兩次而科舉之運以終

劉宋以前無以古人詩句爲題者沈約始有江離生幽渚詩以

陸機塘上行句爲題是齊梁以後例沿及唐宋科舉始以古句  
命題其程試之作唐最詳於文苑英華宋最詳於萬寶詩山皆  
有足以傳誦者 本朝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會試始裁去表  
判增用五言八韻律詩一首永著爲例此外進士朝考庶常散  
館翰詹大考考試試差皆有律詩一首名曰試帖衡文者頗重  
此作科舉文字此體頗亦近古乾嘉諸老猶以此入集中也  
本朝進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杞縣任暄猷明末曾團練鄉勇  
以禦流寇後歸南京爲後軍都督 王師下江南投誠隸旗人  
順治壬辰進士以磨勘被黜又中乙未進士一邵陽吳芳崇禎  
己卯舉人官至左都御史投誠後願以科第進中康熙甲辰進

士一五河錢世燾明末鼎革後棄官爲浮屠久之還俗應試爲諸生康熙庚戌成進士年已七十餘矣此則出余德水熙朝新語是三人者洵可見明末士人之癖習

王弇州述明代科名晚達者以唐學士舉年五十八登狀元金司業達年五十八登會元最稱年高本朝則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探花姜宸英年七十三歲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科翰林裘璉年七十有二登第皆在古稀較之前代齒尤加尊洵詞苑佳

談耆英晚遇矣

姜裘兩公皆慈谿人

李元度先正事略載甘莊恪公汝來家事云雍正丙午公撫廣西之年公父顯祖及公弟汝達子禾同舉江西鄉試祖孫父子

三世同科古今所未有

乾隆六年揚州王張氏代其夫入闈爲夫弟告訐夫被斥張氏  
譴戍當時初擬正法以 恩旨減免出許嗣茅緒南筆談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會試長洲錢湘舲榮得三元趙甌北賀  
以詩云累朝如君十一人謂唐張又新崔元翰宋王曾宋庠馮

京王巖叟孫何楊寘金孟宗獻元王宗哲明商輅也此後繼錢  
湘舲而得三元者則有嘉慶庚辰科狀元臨桂陳蓮史繼昌其  
得解元時榜名守叡後改名繼昌至按宋史稱宋代進士自鄉舉

會宋庠爲名宰相馮京爲名執政而不及王巖叟以下  
各人當是宋史漏載甌北淹博必有所據容再考之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鄉試萍鄉王清如太史景淳奉命典浙

江試入闈之日捧茶委員高滋園卿培偶一失手以茶汁潑其  
公服太史少年科第意氣方盛不無加以呵斥詎時閱十載高  
委員以佐貳末僚因軍功擢任兩浙鹽運使王太史適外授浙  
江知府意不能堪遂開缺指升道員僅與高爲敵體余於光緒  
癸未年隨宦至浙則高已卒官王避 穆宗諱改名景澄猶以  
道員需次衰老而貧至不能具輿服其沉滯殊可慨也

道光四年翰詹大考庶子鄂木順額列一等第三名滿員列大  
考一等自鄂庶子始同治四年乙丑科 殿試崇綺得狀元滿  
人大魁自崇公始

今制廷試卷文字有誤卽加黃籤不入前列然相傳鼎魁卷亦

有不能免者明萬歷四十七年己未科狀元莊際昌誤醪爲膠  
言官劾之遂自告歸崇禎元年戊辰科探花管紹甯誠字少撤  
御書足之管因號誠齋辛未狀元陳于泰陽誤易榜眼吳偉業  
曠誤曠皆鼎魁之有筆誤者也光緒十六年庚寅科榜眼文廷  
式閩閩誤閩面亦經言官舉劾是次讀卷大臣均交部議處文  
太史乃以筆誤免議亦幸矣

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 懿旨以珍妃瑾妃習尚浮華屢

有乞請之事均著降爲貴人按珍瑾兩妃皆志文貞公銳之妹  
曩曾從學於文芸閣學士廷式是年翰詹大考文得首列相傳  
爲兩妃請求之力意或 懿旨因此而發歟

庚子之亂珍妃赴  
穢穢之亂珍妃赴

詩曰藏珠通內憶當年風露青冥忽上僊重詠  
景陽宮井句菱乾月蝕弔嬋娟蓋爲珍妃而作

光緒乙未會試適當甲午戰後喪師割地朝野同憤是科駱公  
驪殿撰成驥廷試策文首引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而歸結於殷  
憂啓聖語極沈痛讀卷大臣進呈時列第九 德宗拔置第一  
自嘉道後廷試偏重楷法駱不工書迺膺此選亦破格之舉矣  
南皮張文襄公於光緒癸卯年以湖廣總督述職留京兩派特  
科閱卷公有紀恩詩云國勢須憑傑士扶大科非比選鴻儒阮  
文兆武吾何敢忠孝專求鄭毅夫蓋疆臣衡文事所罕有在先  
惟阮文達公元於道光十三年以雲貴總督入覲奉命充會試  
總裁吳雅文襄公兆惠於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以定邊將軍奏

凱回京派充殿試讀卷大臣皆異數也是屆特科公力主多取而重用 上爲流言所動多不如公所期

本朝童試分民籍商籍秋試分民籍官籍內而部院九卿至於翰林院編檢庶常外而督撫藩臬子弟與試者皆稱官籍別爲中額明代考試則有官籍民籍軍籍鹽籍竈籍匠籍之分見於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進士錄不知分類何以如此之多而匠

籍之名尤奇

按王崇簡談助云工匠吳敏德以文受知於楊士奇按官至都御史此工匠之顯達者其後裔或以此

著籍

外官舉人出身未經實授者仍可與應春試薩儉齋通政廉曾官浙江候補同知後成庚辰翰林張燮鈞侍郎亨嘉曾官河南



候補知縣後成癸未翰林兩事皆在光緒中葉

各省學政皆駐省城惟江蘇學政駐江陰縣安徽學政駐太平府陝西學政駐三原縣學政因試武生皆兼提督銜當以三處地皆險要置大員以資坐鎮耳

明代統上下江爲南直隸省今分爲安徽江蘇兩省先時安徽布政使駐江甯江蘇布政使駐蘇州自乾隆二十五年增設江甯布政使一員因將安徽布政使移歸安慶而江蘇一省遂有兩布政使焉

蘇州府附郭首縣唐以前祇有吳縣實沿秦置至唐萬歲通天元年析置長洲縣與吳縣分治郭下雍正二年又析長洲縣地

分置元和縣自是一城遂有三縣此各省所無也

明天順八年始開武舉成化十四年舉行武鄉會試如文闈例  
崇禎四年並舉行武殿試 本朝皆循行之

康熙三年定武進士出身授官例一甲一名授參將二名授遊  
擊三名授都司二甲授守備三甲授署守備著爲令十二年初  
行殿試特加優異第一名授副將品級第二參將第三遊擊雍  
正元年武狀元授一等待衛榜眼探花授二等待衛二甲授三  
等待衛戴孔雀翎三甲戴藍銜然 本朝武職以軍功行伍爲  
重武舉出身鮮膺重任也

國朝用客卿客將多著成績康熙時用南懷仁爲欽天監監正

訂正歷法超邁前代寵以工部侍郎卒謚勤敏卿貳崇班易名曠典施之外人而初不爲濫咸同年間用美國人華爾法國人法爾第福爲副將率兵助戰疊克名城用英國人戈登爲總兵領常勝軍二千人會同程學啓攻克蘇州立功尤盛至光緒甲午之役用德國人漢納根爲提督率定遠軍艦苦戰於鴨綠江亦頗盡力以全局敗壞功遂不顯及庚子以後因和局告成加總稅務司赫德以太子少保銜賞教士李提摩太以頭品頂戴國威已替榮典濫施不足道矣

簷醉雜記卷三

夫椒蘇何聖生

國朝采古制爲璽其質有玉有金有旃檀香木玉之品有白有青有碧紐有交龍蟠龍蹲龍其文自 太宗以前專用國書旣乃兼用古篆其大小自方六寸至二寸一分不等乾隆十一年御定交泰殿藏寶二十有五曰 大清受命之寶以章皇序曰 皇帝奉天之寶以章奉若曰 大清嗣天子寶以章繼繩曰 皇帝之寶以布詔赦曰 皇帝之寶以肅法駕曰 天子之寶以祀百神曰 皇帝尊親之寶以薦徽號曰 皇帝親親之寶以展宗盟曰 皇帝行寶以頒賜賚曰 皇帝信寶以徵戎伍曰 天子行寶以冊外蠻曰 天子信寶以命殊方曰敬

天勤民之寶以飭覲吏曰制誥之寶以諭臣僚曰敕命之寶以  
鈐誥敕曰垂訓之寶以揚國憲曰命德之寶以獎忠良曰欽文  
之璽以重文教曰表章經史之寶以崇古訓曰巡狩天下之寶  
以從省方曰討罪安民之寶以張征伐曰制馭六師之寶以整  
戎行曰敕正萬邦之寶以誥外國曰敕正萬國之寶以誥四方  
曰廣運之寶以謹封識

盛京尊藏 御寶凡十曰 大清受命之寶曰 皇帝之寶曰  
皇帝之寶曰奉天之寶曰 天子之寶曰奉天法祖親賢愛  
民曰丹符出驗四方敕命之寶曰廣運之寶其文或複見但不  
同於交泰殿所用之寶

杭州靈隱寺五百羅漢內有 高宗 仁宗兩像參加於羅漢之間旁植曲柄黃繖或卽捨身度世之義意必奉 諭而塑決非寺僧隨意指目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亦塑五百羅漢 高宗曾詳爲之記余不獲瞻觀未知其中有無 帝像也

佛家輪迴之說頗有證引鑿鑿者羅兩峯我信錄載前身後身兩則彙列甚多余繙覽所及亦得數事惠天牧士奇生時父元龍夢東里楊文貞公以刺來謁是前身爲楊士奇也孫淵如星衍自言生時先人夢伯夷入室因號薇隱是前身爲伯夷也邵荀慈生時其父夢馮開之以名刺來謁是前身爲具區也周保緒生時父仁夢顛僧驅虎入室因名曰濟是前身爲濟顛也舒

鐵雲生時母沈夢一僧自峨嵋執桂花來故小字犀禪是前身亦宿德也袁簡齋爲點蒼山老猿再世陳迦陵爲善權山聽經猿再世是前身皆靈物也類此者猶不勝書

高宗謂程魚門類西洋人見祝芷塘詩注按西洋人多深目高鼻意者魚門有此異狀耶

前人有無子而立孫者徐健菴尙書乾學爲舅氏顧亭林立從子洪慎之子世樞爲孫引典午朝荀顛無子以從孫徽嗣爲證亦有立從孫爲子者華亭王季友尙書鴻緒出嗣於從祖廓爲後引宋相王球以從孫爲子作證

東坡詩云貴人金多身復閑爭買書畫不計錢已將鑲石充逸

少更補朱繇爲道玄蓋書畫家託名牟利在宋已然 國初亦頗有之吳縣戴右巖善山水皆託名唐六如以專厚值王犖山水純仿石谷恆託其名以專利近人張爾康專摹戴鹿牀山水往往亂真亦其類也

王麓臺以應詔不遑酬應常屬賓客弟子代筆而自題其款王蓬心有僕沙姓者善畫每爲主人代筆則真款亦未必真蹟也王夢樓題仇寶父摹倪高士寫真卷云明四家畫惟寶父爲難辨此幅秀淡古質文壽承書其上神采奕奕畫與書爲一紙書旣真畫豈能僞予之鑒畫不及鑒書蓋非自能畫往往借書家之徑而曲通之此類是也讀此可見前賢鑒賞不敢妄自矜許



如此

韓慕廬題贖贖圖詩序云禹鴻臚爲此圖譏也羅古器卷軸甚  
夠主人倨坐其上色自得客奉持作鑒賞狀或嗅之或耳之或  
摩挲之皆瞽也主人一瞽而召羣瞽羣瞽各極其態以娛一人  
之瞽然皆不自知其瞽也爲之三歎率爾有作其詩七古二首  
茲不備錄蓋序已略盡之此圖倘一展觀必有嘖然失笑者未  
知圖今何屬耳

宋真西山自言本不善書其作蕭道士序屬王埜代書乃歸震  
川得其真蹟稱爲胸次高落筆便自不同則仍以其自書爲重  
也 本朝紀文達盧抱經法梧門諸公皆負時望而不能書酬

應悉出代筆顧余所見家紹笙藏河間詩稿巨冊信筆而成無不疏拙有致余收梧門詩卷縱不精整亦復動宕多姿則熙甫所見信然矣

官文書用壹貳叁肆等字謂之大寫據陸容菽園雜記謂始於明初刑部尙書開濟然宋程大昌演繁露已詳言之更考之石刻隋龍藏碑勸獎州內士庶壹萬人等唐開元寺貞和尙塔銘書開元貳拾陸年則又不自宋始矣蓋官吏行文款目年月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易此筆畫繁多之字俾不得隨意增損故至今行之若臣工奏牘則仍用一二三四等字也

姚伯昂竹葉亭雜記云翁覃谿錢穉石兩先生交最密每相遇

必話杜詩每話不合甚至相搏劉孟塗開在江西與同學數人論道統有兩人持論不合始而相詈繼而揮拳姚記數公雖不免意氣用事然以學問言必能持之有故以交誼言猶不失爲直道特揮拳相搏則不可爲訓或亦傳聞之過耳

葉潤臣侍讀名澧在都日聞翁覃谿之曾孫女溷迹市中貧無以度乃引爲己女擇名門子嫁之士林皆頌其賢見張星鑑懷舊記此與范傳正之優卹李太白孫女用心正同錄之以著古誼

京師城門權稅胥吏苛索行旅而於外官入京者所求尤奢乾隆間吳江陸朗夫中丞燿以山東布政使入覲門吏索資陸無

以應遂置衣被於城外入城從故人借臥具見於年譜陽湖趙味辛懷玉於乾隆己亥年入都門吏索錢至於傾篋見亦有生齋詩注知此弊由來久矣

從前秋讞時解役每嗾使囚徒沿路橫行以爲利藪乾隆十四年陳勾山太僕北崙方以翰林居憂由杭州赴淮爲河庫道何煇課子姪舟泊丹陽突遇解役率囚入船毆傷太僕悉舟中所  
有胙篋以去鳴於縣令倉猝不能指其人令以人犯過境例須到縣點勘屬立座後按名指認果得若干名蘇撫得詳具奏立置重典越二年太僕起復還朝高宗猶垂問此事並笑曰汝何不言雞肋不足以當尊拳耶見陳太僕年譜以玉音有此

趣語特記之

京師巡城御史出行遇街路泥濘輒令當地商戶出而脩治有不率者或至施以鞭笞北夢瑣言載陳會郎中家以當墟爲業爲不埽街官吏毆之是此例自唐已然矣有司漫無規畫平日不知脩舉路政一旦遽責之於商戶非政體也

在昔北魏人遷河南者皆革以華俗改三字四字姓名爲單詞若叱邱之爲呂力代之爲鮑羽真之爲高者不可一二數也滿洲人士入關年久亦多有改漢姓者準以元魏之例固不必以遷就漢俗爲嫌矣

道咸之間石埭周太谷星垣講學於揚州其學尊良知尙實行

於陸王爲近又旁通老佛諸說弟子記其遺言號太谷經故世  
又稱爲太谷教以儀徵李晴峯張石琴福建韓子俞安徽陳子  
華爲高弟太谷歿傳道於晴峯世稱龍川先生再傳於泰州黃  
隰朋葆年後在蘇州講學頗久及門多顯達者當咸同之際張  
石琴則講學於山東四方來歸者甚衆所居黃崖山儼成都市  
其徒用古衣冠祭孔子蜚語由是大作巡撫閻文介公敬銘以  
檄召石琴且曰不來當加以兵石琴揮涕謝遣學者欲予身出  
而自白衆攀之不得出獄益急乃與其徒闔戶自絕兵至死者  
數千人當時稱奇冤焉光緒三十二年泗州楊文敬公巡撫山  
東奉 寄諭有人奏同治五六年間黃崖山教匪一案至今人

言尙有異詞請飭查訪等語著楊士驤將此案詳細情形確查具覆文敬屬余草奏其略云此案巔末具載官書據奏報之文幾成鐵案採稗官所記誠有異詞但駢戮士民至千百人之多在當日自關信讞至平反疑獄於四十年以後在今日祇取輿評自非略迹原心知人論世蓋不能議是獄也同治初年山東捻亂方熾黃崖山當肥城西北爲賊蹤所不到張積中卽張石琴由省城徙居是山避地自娛絃誦不輟一時東南士紳下至販夫廝養遭亂離而相附約數十百家張積中同是僑寓度不過泛然相值當無所用其勾結之謀至匪徒王小花被獲於濰縣冀宗華被獲於益都皆供有勾通黃崖山之事雖訊無確據

而事屬可疑其時前撫臣閻敬銘督兵東平州勦匪正急究辦不容不嚴於是有馳檄黃崖山之舉山中之人本爲避亂而來則平日增市兵仗練團習戰亦爲禦寇而設翕集旣衆品類自不能齊至聞大兵驟臨羣情急迫其中桀悍不馴之輩遂起挺而走險之心於是有黃崖山匪徒抗官之事張積中之在黃崖雅負物望閻敬銘亦深知之屢經派員招致實不忍其竄身匪黨玉石難分張積中自信無他初亦擬奮身表白而山中徒衆以死攀留不得自出相持旣久疑忌交乘陷逆就殲被兵而傷亡者至於無算於是張積中幾被黃崖匪首之名是案詳細情形博訪周諮隱曲略具大抵黃崖山實有抗官之舉而張積中



委無悖逆之形聞其當年避亂入山優遊講學人皆比於魏禧之在翠微峯孫奇逢之居五公山聲稱至今未沫即其發明性理尊尚良知亦以儒先陸王為宗而不可與邪說惑民同日而語擬懇准照原奏雪除張積中叛逆之名以順輿情而伸幽抑既脫稿自謂尚屬平允文敬宅心忠厚以案情過重恐與文介身後以非常之譴閣置未發樞府亦未催詢也

按原奏係喬慕萱京卿樹柵所

上榮華鄉相國主之

大覺寺在圓明園之西金之清水院也今猶擅林泉之勝江安傅沅叔學使就僧寺偏舍葺而新之以為憩遊之地涼秋九月紅葉滿山筇屐尤盛城子山之麓地名水塔寺有園一區初為

傳東山部郎別墅英竹泉少司寇英煦齋相國迭爲主人旋歸  
成哲親王名曰西園今侗厚齋將軍爲王後人避囂常居其中  
余於辛酉秋旣遊大覺寺歸途遂謁是園坐樾館啜茗聽泉林  
壑虛閒襟情幽適蓋不僅浮屠三宿之戀矣

忍草菴在無錫惠山第一峯之東林泉幽邃 國初諸老恆觴  
詠於茲焉菴左貫華閣尤擅佳勝納蘭容若侍中常與顧梁汾  
登樓玩月圖詠播於當時厥後經亂勝蹟遂湮近年楊味雲京  
卿葺治一新作圖徵詠四明二老之閣得阮文達而重輝秀水  
曝書之亭賴吳和甫以重峙京卿此舉齊契前賢余填法曲獻  
僊音用石帚韻曰舊月飛泉素雲樓閣逸爵苔藓尋處水閱書

巖境迴香界詞仙倘契芳俎認鶴戲黃公澗春星幾來去暗游  
顧湧滄波正淘文藻憑雅宿觚墨勒移煙舞主客又新圖定遙  
聞佳士心許晚唱飄鐘向山靈幽贄冷句引松苓詩夢一棹笛  
橫蘓雨同時賦詠斐然佳處茅庵又添一重雅故矣

農諺以歲朝立春爲百年難遇朱竹垞跋寶祐會天歷曾引之  
然其說殊不實宋理宗寶祐四年歲朝立春及元世祖至元三  
十一年亦歲朝立春相距僅三十有八年乾隆十九年歲朝立  
春至三十七年又遇之僅隔十八年嘉慶十五年歲朝立春閱  
十八年至道光九年又遇之更閱五十七年至光緒十二年又  
遇之予旣逢光緒丙戌歲朝立春今又遇之於甲子其間相距

三十八年滄桑流轉亦猶由寶祐而逢至元也

王夢樓文治於乾隆己亥十月十六日爲五十生辰前一日在  
杭州天長寺謁摩受具歸而築無餘閣於北郭外寶蓮菴中自  
此遂長年茹蔬其素食歌云愛生惡死人物同率人食獸殊非  
公婆娑世界本下劣茹飲毛血號倮蟲聖人憂之制禮節去泰  
去甚通其窮無故不殺有至理欲以漸法導警聾陋儒借聖以  
非聖巧爲殺生開曲徑血膏不顧染刀几刑戮無非爲盤飮古  
稱萬物人爲貴良由物性由人正問渠於物有何功一箸公然  
戕數命憶余臨洮寓僧舍借繙龍藏消冬夜繙到楞伽斷肉篇  
愧汗淋漓如雨下歸來誓持菩薩戒萬劫殺緣從此謝閒將慈

眼觀衆生旭日和風諧大化讀之頗足爲饕餐者戒

天下無不貧之士大夫惟在痛自刻勵而已乾嘉盛時士之顯  
達者清節相望卽巖處之子亦多安貧樂道儼然自有千秋其  
風概猶繫人思也近讀馮山公景王惕甫芭孫諸集知其學問  
品詣皆從貧苦中磨練而成節錄兩書以當拯遁之筏藥迷之  
丹山公與弟又程書云吾嘗自喜生平有十大幸惟一不堪最  
貴男子身幸一不爲商賈人幸二親慈弟恭門內肅雍幸三生  
於山明水秀之區幸四性嗜讀書喜屬文幸五人或形殘吾官  
骸完幸六人或惡弱有罷癘之疾吾天姿剛正又健無病幸七  
生當太平幸八所主皆賢公卿幸九存心利濟十年奏記活千

人以上不可計幸十惟一不堪者窮餓耳吾卽無一幸而老死  
翳桑亦命也猶安之况不堪者少而所幸至多吾豈能以所憂  
之小而易吾所樂之大哉且古來齧雪吞氈如蘇屬國塵甑釜  
魚如范菜蕪三旬九食如陶彭澤其餓濱於死然其死也不以  
餓而趙主父周條侯淮南厲王鄧大夫輩宜萬萬可以不餓而  
竟餓死其他甘餐美食豢畜一生與草木同腐者萬億而無算  
人貴自立耳窮餓何傷哉惕甫與彭允初書云長安道上出無  
僕馬衣服容貌不如人而徒用文字干謁人率用爲笑蕭然逆  
旅中土銜菜罌雜在其旁朝夕百需一切無有然困中嚮學之  
志益堅念聖賢之業莫不自收放心始而已放之心非有憂患

剋挫以痛迫之則心有所著而不肯歸其於慎獨工夫不周密而設誠制行之力必有敗於倉猝以自欺而不及知者古者養德之方上者養之以良師益友下者養之以佩玉琴瑟鸞和之物天其或者玉我於成賜之以良師益友如先生者而又賜之憂患困苦以範制拘防爲我佩玉琴瑟鸞和之助乎

世之衰也上下相率侈靡日逐於亡等之欲而大亂以興挽救之方惟賴士大夫之回心向善耳讀馮敬亭先生所撰果育堂記有足以發人深省者記云康熙間水月禪師見吾鄉虎阜塘笙歌畫舫徹夜不絕數曰百數十年後有大難此其召之乎由今數之果驗匪指髮事且不以鄉多善舉而末減論者謂惻隱者善

氣之感也淫侈者戾氣之胎也戾氣僨興爲善氣所不敵故卒不免比者寇在於垣滔天肆逆海隅片土謂上海浮寄孤懸此真志士被甲枕戈臥薪嘗胆之日也而乃舊染汙俗不戢滋甚洋涇一帶舉國若狂以鋒鏑之餘生挾焚掠之遺燼鮮衣炫服酒食擣菹鳴瑟站屣游媚富貴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衣冠舊族與無知駟僮合同而化嗚呼此何時耶禮曰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今日者豈但靡敝之謂哉縱橫千里之內人煙寥落邑里榛蕪道路溝瀆斷脰絕臚之殘骸暴露而不收孝子悌弟鰥夫寡婦之哭聲嗚咽而不出此陷賊郡縣之苦也蘇松旁近逆賊出沒



無時朝不保暮賊鋒所指扶攜四走蒲伏於火光槍礮之中魂驚胆裂或崖岸顛墜或崎嶇僵仆幸而得脫異鄉漂泊衣食路絕樹陰以供寢臥草根以充餅餌寒暑莫禦疫癘時作死亡疾病十家而九此避難人民之苦也軍興以來各路官軍晝則荷戈馳突夜則倚壘呻吟一日之中屢交鋒刃一月之久不解甲冑凌風雨冒霜霰饑寒內攻矢石外逼出萬死一生之途以冀一捷此從征將士之苦也興言及此稍有人心者試思彼何以獨苦我何以獨樂亦必聞樂傷心臨觴不御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又曰君子以恐懼修省又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詩曰天之方虐毋然諠諠左氏傳曰以憂爲樂憂必及之虎阜舊聞殷

鑒不遠當此之時惟有堅苦刻勵省咎引愆庶可以格天心而  
挽劫運豪舉之揮霍好義之慷慨一轉移間耳易纏頭之金義  
漿仁粟不匱矣輟秉燭之晷讀書治生有餘矣何善不可爲何  
福不可致願以告邦人士之有心世道者此文今之兵亂匪亂  
致人於流離傷亡者較之赭寇爲禍無異致也然所稱爲士大  
夫者誰則舉儉德避難之文恐懼修省之戒一熟復之耶

自來中外交涉以無知舌人假手其間未有不損權而生事者  
同治二年李文忠公鴻章具疏請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略謂  
中國與洋人交接必先周知其虛實誠僞而後有稱物平施之  
效今官員紳士中絕少通習外國語言文字之人凡交涉事務

無非雇覓通事往來傳話其人不外兩種一廣東甯波商夥子弟佻達游閑別無執事者一各國義學所招貧苦童穉與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兒村豎來歷難知此兩種人類皆蠢愚卑鄙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遇事惟借洋人勢力播弄挑唆以遂其欲卽如會辦防堵一節每與通習漢語之大酋晤談尙不遠乎情理而瑣屑事件勢不能一一面商因而通事假手則勾結分肥誅求無厭洋務爲懷遠招攜要政乃以樞紐付若輩之手遂至情僞萬辦操縱訖不得要餘非細故也是疏於通事詭習朗若燃犀厥後所造學生不乏才俊而任用太過亦多有借外人以爲利者士大夫有此變態則非公始料所及矣

光緒丙申年俄皇加冕以李文忠公爲頭等出使大臣赴俄致  
賀時公年已七十有四矣其謝摺有云謹案禮記大夫七十有  
適四方之事孔疏卽指遠聘異國而言今合五洲強大之區儼  
同七國縱橫之局爲從來所未有實交際所宜隆俄國本通聘  
最早之邦而加冕又異族至崇之禮但有益於交鄰之道何敢  
憚夫越國之行惟有勉竭愚誠敷宣德意期永敦於和好藉仰  
答於恩知一息尙存萬程當赴阻重深於山海未改叱馭邛坂  
之心夢咫尺於闕廷猶存生入玉關之望蓋于文安公式枚手  
筆也典重而有沈邁之致適合文忠身分時東敗之後稍賴俄  
力歸我侵地良亦不虛此行

相傳潘次耕未聰穎異常過目成誦試以時憲書與之讀一過即能背誦首尾不遺一字人咸異之近人于文安公亦頗有此奇稟猶憶光緒乙未夏日訪公於孤山之巢居閣公方席地而臥案置日知錄數帙余信手拈閱如田賦水利各條繁瑣冗長每發一語公即背誦全則此必一覽不忘斷非有意成誦可知也公風措清遒文詞鉅麗自謂如生盛唐不讓燕許一輩世亦以此推之固由好學亦其天賦實有過人者

光緒庚子之亂以東南共保疆土不致全局糜爛辛丑十月各疆臣同膺懋賞張文襄謝賞宮銜摺云伏念上年以來北畿倣擾南紀震驚致兩宮之播遷經一年而始定臣障川力薄瞻

極神飛旣未能提桴鼓以收京又不獲執羈勒而捍國外慚內  
疚有罪無功至於邊豫境之妖氛殄長江之逆黨綏懷賓旅示  
中朝無濫殺不辜之兵布告友邦知深宮有睦隣修好之誼凡  
此諸事無非恪遵明旨仰稟神謨今者鐘簴依然威儀重睹旣  
舉居行之賞兼甄薪突之勞恭逢國是之昭明豈意宮僚之濫  
附此皆我 皇太后功德在生民我 皇上信義孚萬國惟天  
心不遠而復故國勢轉危爲安元祐手書多難而不忘黎庶興  
元赦詔責躬而曲獎臣僚敢貪天以爲功實臨谷而滋懼臣惟  
有經營華路休養窮檐治兵求效於補牢興學圖功於炳燭范  
文受賞曾何力於伐齊管仲納規願無忘於在莒文襄於各體

文字皆極矜鍊此尤其經意之作典雅深厚在宋人播芳文粹中端推上乘矣

王令言聞安公子曲而知煬帝之不返甯王獻聞涼州曲而知有安史之亂聲音之道與世運消息相通感應往往不誣也光緒初都中盛行陝西梆子腔其聲急促而響演俗惡無一雅齣旦色有名萬人迷十三旦水上漂者蕩蕩萬狀至不可耐無端爲張子青相國所嗜馴至衣冠會中亦登場奏技論者以爲庚子西狩殆兆於此李愛伯侍御寄陶文冲詩云都門廣奏百部伎九衢車馬馳閭填念奴新聲久已絕崑崙樂器無人傳何來邊調雜西鄙音噍氣促行蹣跚四座歡娛萬人醉和以亂櫜兼

繁絃我聞此曲輒憂歎得非哀靡愁師涓是詩作於甲戌固早  
詫爲變徵矣

閻百詩曰天下人莫柔於蘇州而實有勁直如弦者余取鄉衮  
言行證之知其說固不誣也太傅陸文端公潤庠中正和平本  
於天性自韋素至台衮初不矜巖巖之度務赫赫之名獨至光  
宣之際見於變法操切漸足以召危亡屢次抗疏以爭弗稍避  
忌嘗上慎用學生一疏略謂法政一門各國歧異悉就其本國  
之人情風俗以爲制故施之中國動多鑿柄游學諸生於實業  
等事學成而歸者寥寥可數而又用非所學其最多者法政一  
科也其中學有根柢洞知本國情形者尙能精其抉擇而約取



之其餘年少氣盛或於本國聖經賢傳曾未誦習於中國風俗道德概未聞知馴至毀棄古籍排斥宿儒甚且廢家族倫常之義父兄與路人視同一致襲民權革命之說國家與君主判爲兩途而包藏禍心者且布其族類潛爲謀主各部院大臣以爲朝廷銳意變法非重用此種學生不足以仰體聖意遂乃邪說詖行徧播京師久之必至根本動搖民生塗炭又請將新政酌量停辦一疏略謂今日之害先由於督撫無權漸而至於朝廷無權庫儲之困難寇盜之充斥猶其顯而易見者也鎮兵之設也所用皆未經歷練之學生其言論則紙上空談其作用則徒取形式甚至有不擊同胞之謬說中國有事非但督撫不能調

遣且將反戈相向其不可用也明矣則莫如停辦鎮兵仍取巡防隊而整理之審判之立也所授皆未曾聽訟之法官黑白混淆是非顛倒其老吏之善於斷獄者督撫不得而用之州縣捕役轟然各散司法巡警緝盜無能現今審判廳成立不過各省都會及通商口岸數處盜賊之多日益猖獗已至於此若將來各府州縣一律辦齊必至徧地皆盜則莫如停辦審判仍以聽斷緝捕歸之州縣諮議局之設也所舉皆不諳掌故之議員逞臆狂談箝制當道督撫不得而禁之其甚者借籌款之名魚肉鄉里竊自治之號私樹黨援上年資政院開議竟至戟手謾罵藐視朝廷以辯詰爲通材以橫議爲輿論衆說沸騰莫可究詰

則莫如停辦國會仍以言事責之諫院學堂之設也所聘皆非  
讀古書之教習其沿用之教科書僅足啓發穎蒙甚者倡廢棄  
五經之說而禍等秦燔禁窮鄉私塾之開而毀同鄭校使血氣  
未定之子弟結黨爲非使貧寒聰穎之士流進身無路則莫如  
停辦中小學堂仍用經策取士凡此皆於財政有關以臣所見  
所聞其害已在目前其利實不知在何日竊恐變本加厲將至  
於朝廷無權大局不可收拾疏上多不報凡論各弊厥後悉如  
所料且多有甚於所言者當時新進狂誕妄事紛更親貴無識  
而盲從之朝官庸闇而阿附之幾視新法爲不刊之典神聖之  
經卽有洞微鑒遠之士亦多矜情惜已噤不發聲而公獨侃侃

直陳孤光絕照自非具剛勁不撓之概又安能力排衆議盡言無隱如此哉掇拾於此旣以發明潛邱之說亦以見末造臺閣中猶有此一段正論也

日本之講宋學自藤原惺窩始而林羅山成之惺窩名肅羅山名忠明萬歷間人日本之講漢學自伊藤仁齋始而物茂鄉成之仁齋名維楨茂鄉名雙松 本朝康熙間人俞曲園先生所記東國學派源流如此彼得我之緒餘至今猶保持弗墜我國舊學積數千年聖賢所貽乃有敢昌言毀棄者無以喻之但見其爲人頭畜鳴而已

校勘家必廣蒐名槧以爲辨訛補闕之資若但求讀書明理則

有不暇及此者近人周伯進太史錫恩檢書詩云迂生如老蟬  
營窟四部中藏書三百篋未覺京秩窮意取廣讀閱板紙無取  
工嗤彼目錄家技與廠賈同茲事勵心得口耳烏求豐觀此詩  
知講求板本固非讀書急務矣

周太史非字伯進余因  
避家諱以同音字改之

德清許周生宗彥有書價比珠玕之句此乾嘉時事也今又滄  
桑屢變環海交通流於域外者則有異族之購求祕於篋中者  
則有豪家之東置奇編祕笈麟角鳳毛求如舊日之冷客攤錢  
荒棚訪籍不可得矣

合肥李季于觀察嘗集水鳥之皮製以爲裘輕暖得未曾有其  
色近似元狐但蒙茸較甚耳按羅願爾雅翼云鷓鴣水鳥雁屬

皮可爲裘一名鶻麋謂其色青蒼如麋也以形證之則所製爲鶻鶻無疑矣司馬相如而後久不見此製雖舊服實創獲也

天津附近一帶水鷺成羣弋人取爲常膳西餐屢遇此品證之本草綱目卽鷓鴣也但味殊不俊李時珍以爲炙食甚美其說未確

潘綸恩道聽塗說云四川吐壽鷄亦吐綬鷄之類但吐綬鷄之綬五彩成章吐壽鷄則噴口垂一壽字紅艷若錦雖出天工宛如人巧俞曲園先生茶香室四鈔旣錄此條並引李日華六研齋二筆所記滕昌祐懸壽鳥圖以爲懸壽鳥者特人懸一刻成之壽字於其頸非其所吐也因以潘說爲妄乃白栗齋觀察廷

夔曾遊蜀道則目覩鳥吐壽字似隸似草頗具姿勢爲余言之甚詳是知物理無窮雖宿學有未備知者矣

雲在山房校印

竹素園叢談

楊壽楣署







序

顧子涵若日眩萬態腸煎百憂抱觚而處握槩而遊一日出其所著竹素園叢談而告余曰攘攘六合芸芸衆生嗜欲殺然不給則爭吾蝨其間兮猶蟹腹之蝸與蚊睫之螟彼夫朱邸沉沉車如游龍貂寫錯坐蛾睽環列呼吸生風雲咳吐成雨露曳裾之士願乞猪肝奉觴之賓冀分鵝炙此權勢之赫也吾蹇於命不敢與爭削脯擊鐘賣漿列鼎阡陌鱗錯棟宇翬飛陋吳鄧之銅山傲卓鄭之丹穴五花之廐錦作連錢七寶之牀珠施步障此貨殖之雄也吾拙於術不敢與爭至若發藻經帷探根理窟珠玑駉鈴虎玉版鬻龍藏諸名山以餉來哲又或旨兼騷雅趣托幽玄楊雲奇字慮覆醬瓿王維苦吟誤入醋甕此學士之覃思才人之慧業也吾惰於學齋於才亦不敢與爭吾少齒於庠青衿而蕩落壯筮爲吏黃綬而陸沉頽齡難制百年飈馳積感不消五嶽稜起固宙合之悴民也然猶且掇拾唾餘拮據耳

食覩記所及媵以楮毫藉此消汨心神收召精魄此卽吾疋憂之具藥憤之方也  
子幸爲我刪削而排比之余受而卒業其書隨筆纂錄不主一格蒐討國故則朝  
野僉載之流也誦述先芬則家世舊聞之例也叙兵戈浩劫似泣蘄錄之蒼涼誌  
神鬼異聞非諾皋記之荒幻以及甕牖閒評曝簷瑣語考證名物品藻詩文詞必  
歸於雅馴體不傷於踳駁亦足見君記覽之賅洽學養之深純矣嗟嗟文士命宮  
本多磨蝎詞人心力半付枯蟬校書芸閣讀者每苦其浩繁秉筆蘭臺作者或多  
所忌諱反不若野乘流傳之易私家記載之真採其逸事可供捫蝨之談擷其珍  
聞足抵揮犀之錄也余略爲點定俾付鈔胥乃書甫成而君病病十日而君逝矣  
嗚呼傷哉尺波遽謝寸腑欲摧陳思定敬禮之文永叔銘鄰幾之墓搏搏之地鐫  
石而長埋穹穹者天呵壁而難問孤蛩絮夕如訴牢愁征鴻叫涼若覓儔侶感時  
蕭屑觸緒悲涼爰述遺言弁諸簡首丁卯八月楊壽柝序

竹素園叢談

無錫顧恩瀚輯

元遺山續夷堅志云古人稱祝多云千萬歲國初種人淳質相祝但云百廿歲自太祖收國元年乙未至哀宗天興二年甲午止適得甲子兩週是其識也余因憶清代北京俗語謂人之闌茸者曰八代半猶吾錫嘗人曰末代也乃有清自順治入關傳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爲八代同治光緒爲一至宣統三年而遜國適合所謂八代半焉

清室遜位時民國政府訂立優待條件清帝仍居大內宮中用宣統年號宮室輿服祭祀婚喪一切禮儀仍用舊制民國政府歲給優待費四百萬元嗣後財政困難優待費不能照給惟以借貸典押度日至甲子年十月北京政變後卽由民黨提議將清室剷除派兵入宮迫清帝卽日遷讓清內務大臣紹英師傅朱益藩商請寬限二日不允於是清帝帶同后妃倉皇出宮移居瀋王府宮內各太監宮女

完全驅散珍貴物件均由民軍點收并隨身服御之物亦不及攜帶三百年清室之運自此告終然較諸俄廢帝之下場猶爲幸事也

清代皇室私財無可稽攷惟其私有田畝則歸內務府會計司掌管故猶可指數皇莊田畝各有等第盛京莊共八十六一等莊三十五二等莊十三等莊八四等莊三十四山海關外莊共一百十一一等莊六十六二等莊四三等莊二十四等莊二十一喜峯古北兩口外莊共一百三十八均一等歸化城莊共十有三畿輔莊共三百二十二等五十七二等三十六三等三十八四等二百十一半莊七十一每莊設莊長一瓜田菜圃置長亦如之莊賦共地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有奇前清起自部落入關以後頗能保持節儉家法森嚴不似前朝之奢侈皇室經費隸內務府特設御用監司其出納後改爲銀庫每年度支除皇室進項外若不敷用則檄取戶部庫銀以濟之乾隆中葉額定六十萬兩然後世不能遵

此歲額至那拉氏秉政用度無藝祖制遂廢如頤和園建築工程提用海軍經費三百萬華侈埒於阿房以致海軍不堪一戰平日太后及帝御膳每日各二百兩歸宮內御膳房承辦不與光祿寺事也

世以光祿寺爲天廚實則光祿寺之庖廚但承辦外廷筵宴壇廟祭祀及瓊林外藩宴飲而已至宮中則自有御膳房御茶房設尙膳尙茶專官隸內務府御膳亦但承應帝后其餘各宮月給柴米蔬肉等錢由宮女太監等承值執炊宮中且有小市集如蔬菜魚肉酒果及日用常需之品備各宮采買此等市集大都太監及內務府吏役糾贊開設亦有點心熟食備早朝官之點飢清朝御膳定百二十品每膳須設同樣三席所謂喫一看二也嘉慶道光之間減爲六十四品咸豐之季又損去半數同治初元復減八品僅存二十四品且少於官場滿漢酒席之品矣此蓋出孝貞皇后之意孝貞崩慈禱專政復規定八十一品內務府報銷太后及

德宗膳銀每天各二百兩另點心銀各二十兩后宮減半三宮日用膳費幾六百金另添點菜不在其中撤下之品均歸貧苦太監取去已成慣例御膳房不計較也嘗聞人言皇帝面前數味尙可入口再遠則餒敗惡臭矣

復辟一役千秋自有公論張勳以一武人而深明大義功雖不就志實可欽成敗論人英雄短氣張歿後某君輓以聯曰遺恨何窮宗留守臨歿猶呼渡河道路皆爲流涕公論安在武鄉侯出師反書人寇古今同一傷心沉著痛快人人意中所欲言此聯傳誦一時亦足見普通人之心理矣有李太黑者原名成德山東陽穀縣人本係前清秀才年約五十餘歲復辟思想甚重當張勳復辟時太黑聞之喜甚市香楮冥鏹赴關帝廟中許愿祝張成功疏文有曰願周將軍揮大刀保張大帥殲小醜想關聖帝君立馬雲中亦必助以神威也繼聞復辟失敗悞喪不食者數日太黑本有祖業田半頃餘他人之入紅槍會者或爲人所迫脅亦或自爲捍

禦計惟太黑則欲藉羣衆之力恢復滿清故毀家人會不惜也先是太黑將入會齋戒沐浴虔請乩仙問吉凶乩判曰你是天上太黑星來在人間放光明橫行天下無敵手只怕遇著百萬兵自是遂改名爲太黑且一躍而爲首領矣太黑既爲首領乃至戲園中買一黃馬褂披於身上車中供仲夫子子路神位及周將軍倉張桓侯翼德畫像車前黃旂書大清宣統年號聲勢浩大官軍披靡及率大隊攻東昌衆潰太黑就擒旋問統兵者爲孫百萬乃嘆曰吾命休矣記仙早已示我矣復辟失敗之前一歲徐州開大會議議復辟各省軍民長官多派代表與議均簽名於約張勳被推爲盟主以爲志同道合義無反顧故祇帶兵三千入京不虞其有他也及馬廠兵起塵戰一晝夜而敗逃入荷蘭營中論者惜其鹵莽舉事一蹶不振然其事其人已足千古視彼受祿清廷身都將相一旦倒戈視故主爲奇貨者非但張羞與爲伍卽視李太黑亦有愧色矣



索倫種人其部落繁衍於黑龍江之北風氣剛勁長於騎射性極敦樸旅客有過其地者留宿氈帳共寢處如家人膳食不取貲或餽以內地土產茶葉手帕之類始謝而受之清室盛時嘗徵其兵平定新疆等地現有過其地者見其人仍服清朝冠帶恭敬不怠不知何者爲共和也奉軍中有所謂黑龍江騎兵隊者善戰精射擊殆卽索倫兵歟清代設有索倫領隊大臣叛逆者之子孫發黑龍江披甲人爲奴固嘗優異之也索倫人天性忠實而勇俠能厚結其種人撫爲我用提倡軍事教育洵爲黃種後起之日耳曼也索倫以北有所謂使狗鄂倫春使鹿鄂倫春兩種族其部落大小與索倫相若其地早寒咸以鹿狗駕冰撬載物馳行冰上絕速其部落以所使之物而別稱之本爲清朝屬地割讓於俄今華人僑居其地者多參鹿視如牛馬收其鹿之茸售於內地頗獲重價若狗皮則細軟而煖吾人所衣之狐裘大率爲鄂倫春之狗皮也

前清京師各部以度支部事最繁人最多而歲俸所費不過銀四萬餘兩合銀幣六萬餘元民國初年有參事八人四年乃有二十八人其時歲費十二三萬元漸增至二十餘萬近日財政部每月所費需二十三萬元參事至數十人其他人員幾及二千於是薪俸有積欠兩三月者此外各部情形大略相同教育部更窘京師國立大學九校以特稅基金被截作軍餉校費積欠甚巨新年以來各校校長教職員議決一致罷課至今開學無期京師首善之區外人觀瞻所繫現象如斯亦復成何體統至若參謀部人員薪俸則已年餘欠發京中警察亦欠餉半年所異者宦途如此清苦而獵官者猶若蠅之逐臭是真別有肺腸矣乙丑七月客來自都言有某部官吏繫其妻彈唱於十刹海張一旂大書三行曰天下有道我黷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天下混帳我彈子唱此君失職不平憤而出此亦可憐矣然幸有一技足以苟全旦夕他如因薪俸久不發典借俱窮一身或一家自戕

者又不知多少也溯民國六年國庫歲入尙有八千餘萬自公債之策行財部與銀行勾通國庫歲入悉爲公債局吸收以去少數人享其利多數人受其害致演成今日之現象論者但歸咎軍閥抑知財閥之爲虎作倀哉

今日之財政掃地公私赤立皆受公債之賜也溯自民國六年以後國用無款以借債爲第一政策利息之優折扣之巨爲從來所未有財部銀行相倚爲奸始則誘軍閥濫發公債繼則借整理公債之名舉國庫七八千萬之收入一網打盡猶慮基礎之不能鞏固也乃委托稅務司以管理之權新舊關餘一手把定悉存匯豐銀行還債後所餘之款財部不敢稽核偶一過問卽詆爲破壞公債假輿論以攻擊於是財政金融之命脉悉操縱於外人昔桑孔籠天下之利以歸官猶爲千古詬病今者多數人枵腹從公少數人營私射利上蠹國計下朘民膏甘爲外人之鳩媒此又桑孔之罪人也

天津常關原爲鈔關工關所合併曰常關卽與海關對待之名詞海關設立於通商口岸名曰新關而以常關爲舊海關鈔關亦曰戶關前清歸戶部簡放監督稅銀解戶部工關歸工部管理稅銀解工部自改併常關後所征羨餘及商人完稅與胥吏勾串爲奸者皆失其衣鉢所奇者船戶商人轉以不獲取巧爲恨無怪清季關督屢欲正本清源而卒不果行者實中梗者之多也庚子聯軍佔據天津天津常關亦遂爲聯軍所佔該軍聯帥卽派洋商老於天津者主其權政以天津官銀號爲總局卽今之常關總局也常關舊址本在北河今猶稱其地曰北大關凡聯軍所征津埠一切稅款咸集於官銀號不但常關稅銀也驗貨征稅初不依照定例洋商惟意所欲故天津常稅輕重無理二十年來間有改訂猶未盡洽辛丑馬凱條約成翌年壬寅七月十六日聯軍退出天津交還中國時李文忠公爲北洋大臣直隸總督命周慎燾公稷任接收事其時常關以擔保賠款故遂歸海關

兼管由總稅務司派常駐稅務司一員而聽津海關稅務司之節制各行省常關在海關五十里內者凡十九處天津其一均歸海關兼轄迄民國二年十九處常關概歸稅務司實行管理以各省軍閥攘奪稅款不能應付賠款遂致稅權盡失否則祇天津等處七關歸稅務司管理其他十三口如蕪湖九江等處在前清猶歸監督主政而解額定之稅銀於就近之海關主權尙未盡失也天津常關歲征銀二百萬左右近年北方戰禍頻仍稅收減色西歷一九二二年總稅務司以天津常關稅銀埒於海關二等之關遂改爲獨立設正稅務司而不歸海關兼轄卽以副稅務司好威樂升任正稅務司其他華洋幫辦無定額常關所用幫辦原皆調自海關常關之有幫辦專員則自余始今則有常關幫辦五員矣津常三員其二員在他口常關辦事天津常關昔有襄辦提調名目均領薪不辦事由監督呈請財政部委派在關支薪五年前稅務司請裁去襄辦一職歲省銀三千六百兩

云

清咸豐十年庚申四月初十日粵匪破陷無錫縣城城中人死亡枕藉河水爲之不流但觀錫城守賊黃和錦上表於洪秀全之文可知其慘毒略云狗官叨天父天兄天王恩庇打破無錫金匱計城廂內外離城五里之地共殺男婦老幼妖民十九萬七千八百餘口請天恩降勅封刀云云按表中所云如此凡城破時其自經自沉自焚或一門殉難者不知凡幾尚不在此數他如距城五里外各村各鎮之死者更不可以統計嗚呼誠浩劫哉嘗聞吾父母生平叙述慘酷之歷史輒裂眦切齒其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初尙有遠識者警告邑人早爲之計故頗有人携家涉江避地淮揚通海者但此皆財產饒裕或江北有故舊親戚者其後警耗頻傳未見匪至一般自命老成之人咸詆爲好亂喜事轉勸鄰里戚黨切勿自擾卒至城中人十死八九且多爲士紳而婦女死者尤衆吾父是年方十九歲素機

警知粵匪必有一日下犯蘇常常勸吾伯父士美公宜携眷早徙山鄉暫避而伯父視吾父爲孺子謂爲譏言絕不介意四月初十日甲戌賊自江陰宜興兩路分竄無錫江陰賊先至無錫城守營守備蔣志喜及駐軍戍錫之廣西提督張玉良率衆扼皋橋以守方獲勝仗斃匪無算詎宜興方面匪衆已越惠山從頭茅峯峰擁而下直趨西門玉良志喜回顧城中賊衆突出錫城遂陷其時賊從西南來城中人逃出城者祇東門一線生路余伯父携眷出走家人猶戀戀衣物財產吾父急甚乃曰爾輩且逃我在家看守可也伯父母及數姊等倉皇東去九姊語吾父曰叔余等得乘輜乎吾父急曰此時安得有輜快走快走遲則東門閉矣幸吾父預雇舟泊東關橋下伯父等乃得逃至芙蓉山寄寓於族人家吾父獨留家中聞門外擾攘聲出外探望而匪已至前指吾宅曰此若家耶父曰非也余受雇爲人守門耳匪入內搜查一過無銀錢可得遂脅吾父行自此困在賊中者一年奔走

數千里死中得生祇緣留守家中保全一家生命之故否則青年如虎何處不可  
逃生乎時外家王氏全眷避地於東鄉談村大外祖湘帆公遠宦廣西七外祖春  
帆公宰皖江祇大舅父穀生公奉母家居吾外祖父瀛帆公善書擘窠大字平昔  
鬻字自給迨七外祖宰皖之望江鶴俸所入資給兄弟外祖父始不出鬻字聞先  
慈言外祖父嘗書屏條堂幅携往鄉鎮求售遇嚴寒風雪面部往往而瘃先慈爲  
製棉面具僅露二日後連風兜自是得免瘃患先慈述此輒淚不可仰三月髮匪  
陷溧陽溧水圍金壇錫常一帶消息日惡七外祖母江夫人乃偕吾外祖父母大  
外祖母及穀生大舅等全眷避亂於談村及四月初十日匪陷錫城賊酋濟天福  
黃和錦入城後出示安民張貼四鄉言弔民伐罪秋毫無犯乃越日而匪衆四出  
剽掠謂之打先鋒十五日己卯匪掩至談村七外祖母暨大外祖母等已先期匿  
於談村三里外之高山地方祇外祖父母自以年老無慮擄辱時先慈年十六爲



外王父長女其次姨母一母舅二均稚外祖父母所顧慮者祇先慈耳於是預以先慈隱於村外斷港叢葦中携乾餼充飢粵匪入村姦淫殺慘外祖父母始覺匪氛之可畏乃相偕出戶坐於水濱匪來向索金銀外祖言吾等窶人何來金銀匪遽出刀相向外祖父母震其兇威遂聯袂投水死姨母時年十四亦奮身一躍俱沉濱中兩舅號哭水次匪乃携之入村以錢一千囑老媪撫字之先慈所匿之港與外祖父母所投之港相距甚遠且在曠野遠聞村中號哭聲遂以預備之稻草蒙首而全身漫於水中及賊人臨港疑港岸叢葦中隱匿有人乃以苗桿猛撲之蘆葦皆倒垂入水恰將先慈重重遮蔽賊去仍不敢出水如是者一晝夜既而賊飽掠他適村人李四先生者收外祖父母姨母之尸併趙姓一家九口同死河中者以其家中屏門八扇分瘞兩坑男女異穴葬於港濱及穀舅父自高山來村始悉其事初不見先慈以爲亦必死矣哭而往斷坑邊呼妹長號先慈應聲而出兄

妹相覲大舅哭益聳先慈心大震詢父母所在舅哭述之先慈號咷躄躄赴葬所以手爬土十指盡破血涔涔然痛不欲生大舅持之堅李姥來勸二舅亦隨老嫗來乃相率至李一阿姆家一阿姆者李松藩之母與外祖母素相親愛翌日七外祖母等亦自高山返遂雇舟至常熟易舟出福山口再乘海舶至寧波經紹興湖錢塘江而上至皖南之徽州度黃山過祁門祁門在黃山之脊縣令爲毘陵史賢希先生故與七外祖爲盟兄弟後又締朱陳之好者時已九月全眷男女十餘人猶著葛衣資用亦罄穀生大舅乃謁史公備陳情況史公卽贈白金五十兩並於估衣舖購置男女衣服若干套分給各人史公之厚誼先慈至老猶感念之復由祁門順溪河下至浮梁易舟渡鄱陽過九江再至望江水陸曲折數千里經歷半載吾二舅相繼病歿道中大外祖母及其孫女亦均死於浮梁暫厝佛寺承平後始扶柩歸葬若吾兩舅則途中瘞之矣吾二舅病篤時七外祖母夢吾外王母

張太孺人語之曰兩子吾將携去大女累至二十三歲七外祖母若悟其已死勸阻之曰二姪爲五哥一房香烟吾姆萬不可將去張太孺人不允七外祖母初不敢告人心知兩子必無幸迨兩舅病歿始以語先慈後先君替於皖垣先慈年十九淹留甥館丙寅兄生於省城王家山庚午余生於運漕是年先君遂絜先慈及余兄弟辭歸無錫老宅先慈年正二十三與夢中語吻合先慈既至里門乃出賃向談村李姓購港濱之地三分曰吾父母既不能遷葬然不可瘞人家施捨之地又以吾父名樹碑志之又懇求親族上其事得旨准予旌表入祠忠節祠吾母每苦暈船然每歲必親往祭掃既哭復暈必歷二三日始回復健康去則必貽李姥以禮物姥入城必宿吾家逝後余兄弟與松藩益相愛好吾母晚歲特以甘旨之餘購廣勤紗廠股票二股以利息作祭掃費諭令顧氏子孫世世奉祀歲時生死忌辰與本宗祖先一例祝饗當時余伯父士美公全眷遁至芙蓉山賊又掩至伯

父肩背受賊一刀卒以創重不救家中婦女以匿於山中獲免其他未及逃匿之婦女被禍者不可勝數最慘者吾第八從姊嫁同里華仲庚爲繼室生一女未晬而仲庚爲賊所刃頭未殊者祇喉管寸許耳捧首歸家越日而卒八姊乃以帶縛其女於胸投於城中東河而死逮屍漂出水面其女猶作哺乳狀也吾姑母適王益三先生之次子忘其號嫁後六年數妊只有一男曰順保姑丈家業油坊境饒裕吾父屢以賊氛相告益三翁則謂少年輕信謠誑一笑置之有時銜杯語家人曰窮人盼亂可趁風打搶耳何來賊者吃飽了早早高臥可也姑母心終不寧婉詞勸早避翁笑斥曰痴婢慎勿信人讐言也及兩江總督何桂清所統大營自丹陽常州敗潰沿途東下潰勇私掠於北塘桂清弗能禁四月初三日金匱縣令暢和會樂城而遁無錫縣令丁廷鸞乘馬出城守備蔣志善追及至石塘灣掖以回城土匪蜂起肆行剽掠蔣守備輒捕殺之血染衣盡赤而剽掠如故至是王翁始盡

室以行寄居南鄉賊破城詭安民而四出剽掠翁一家俱隱於山谷中姑丈出探賊踪見無人遽大聲曰賊盡走矣不意忽有賊自後突出熱之而去自此遂杳無消息越日賊又來姑母等幸早避祇一媪抱順保未藏匿順保始三齡賊悅其玉雪可愛就媪手抱之順保驟覩異狀乃大啼賊怒擲諸地媪急抱起而臟腑已傷膽已破裂遺屎尿皆綠色日夕不住聲喚母三日而傷吾姑夫擄于死心痛可知所以未卽死者猶昕夕冀姑丈歸耳迨吾父自賊逃出迎之大歸日後佐吾母撫育我兄弟朝夕督課恩若生我先父爲之承繼其姪濟臣爲子自兒時至娶妻生子皆吾父協助之成家濟臣後亦入邑庠姑母至七十歲方死一生苦節賊實陷之吾父初被虜時以其爲傭工也令肩大旂每戰輒插旂於地而匍匐田間旣而賊諭吾父識字詢能書否曰能賊曾乃令吾父掌書記自此得乘繩轎矣轎式以兩巨竹綱繩如床令新虜二壯丁舁之吾父坐臥其上相符極優一日擄一人年

已五十餘賊令挑負其人弗勝呻吟而行賊抽刀斬之吾父遽以手承其刃阻勿殺食指已斷一半賊酋急以金槍藥裹之至老而刃痕宛在其人得不死賊中有錫人王某向業木匠同在賊中知吾父爲同鄉里累欲有言吾父故作威嚇狀恐其人無識或言圖逃事故拒之勿使近吾父陷賊中幾一年一日行至浙皖交界之地詭言欲食扁豆令人出採數日不獲時當初夏扁豆實猶未結吾父乃怒斥採者謂爾輩太無能翌日吾當自出覓之覓得者將刑爾輩次晨特易短衣挾利刃復懷賊中所獲金飾數事令錫人王某携筐同去及至鄉間菜圃扁豆尙未著花藉地稍息王某伏地大哭求釋放吾父故以刃擬之王股栗吾父知非詐乃曰特試汝耳吾不爲逃計何爲出採必不能得之扁豆而携汝以來乎遂相偕向官兵營壘處而逃既抵官兵處訊知爲難民輾轉數百里才得渡江至揚州繞道靖江由江陰抵錫入錫境又遇白頭堅指爲奸細將殺之搜吾父身幸在江北有一

錫人托帶家信而其人恰爲白頭領袖所知搜見此函知非虛假雖得釋放而江北親友所贈之銀錢盡失僅著短衫赤足以歸既至姑母處不復相識斥曰我不需柴速去父曰姊不識我乎乃相持而泣

余在蕪湖時嘗聞黃鎮生太守云當同治季年嘗從軍於四川任某統領之營務處時髮賊餘匪猶蔓延於川東北剿撫兼施未易得手而其間有非匪而目之爲匪官軍屢剿而猖獗特甚且此股之匪旣不通匪而獨與某軍官爲難若遇他統領必讓避之蓋其帥爲一女子人數不逾二千勇悍善戰起釁之由因中州一土官素鯁直失歡於統領誣以罪愆諸川督遽逮捕置諸獄遂痕斃土官之妻薛瑤華者素有謀略以痛夫無辜瘐死遂揭竿而起部勒有方歸附日衆一日黃太守憇於樹下令其士卒以兩旂蔽風就地鋪毯而臥忽薛部之衆風馳電掣而來太守失色隨從馬弁曰勿動彼不吾仇也俄而薛部之先鋒至下騎爲禮太守亦起

立答禮馬弁謂其人曰盍少休乎先鋒以無暇辭口稱驚擾跨馬疾馳而去倏忽大隊至簇擁一女將年事三十許貌中人不施脂粉英氣逼人火纛障其後衣錦甲中繡薛瑤華三字部衆銜枚疾走軍容甚整道旁有人不一瞻顧衆去盡太守咨嗟太息者久之後數月薛瑤華生擒其仇活祭於其夫之墓手刃之痛哭而去嗣是此部之衆散歸田里薛瑤華不知所終

前清光緒二十年前後蘇皖江面鹽梟橫行私鹽船經過關卡於黑夜連檣而過守關礮船巡役莫敢撓其鋒反與私通該船經行關前有詢之者答曰沙子沙子者鹽梟謂鹽之隱語也緝私槍船巡役仰其鼻息若聲氣素通者鹽梟與以私鹽若干包令之報功其爲少數緝私兵役所獲者僅貧窮貪小利之小船及孤身肩挑之小販而已上官命令嚴緊水路則梟販故買破划一隻陸路則將瘦驢瘠馬馱鹽若干遺留中途僞爲兵役緝獲者緝私營之哨弁於是上呈長官肆意鋪張



如何打仗傷匪若干如何截獲通船一支或驢馬若干匹私鹽若干包一似真與

鹽梟交戰者現江岸矗立半截破划榜示儆戒者皆此類也其時南京鎮江間揚

子江中最著名之鹽梟首領曰白寡婦曰徐老虎徐卽徐寶山綽號老虎船人多

不敢直呼之曰虎而以把山子代之鄂人諱虎亦以把山子代虎之名劉忠誠公總制兩江緝捕

鹽梟極嚴以己革參將李振標有緝捕能名檄李捕白寡婦及徐寶山婦故與徐

姘儷儼如夫婦而徐藉白寡婦之聲望得統所部緝捕既聚婦謂徐曰我兩人不

獲其一官必不肯罷休我爲婦人死無甚緊要爾爲男子年力正強他日尙可有

爲不如余被捕則爾仍可領袖吾衆也徐堅執不可婦再四強之遣人約李會議

於江邊亂塚間議定僅以婦就捕李如約婦乃不告於衆單身出晤李李預以小

輪泊左近載之急馳而去迨梟衆聞信已無及矣到南京交營務處審訊婦侃侃

而談毫無隱諱謂徐寶山僅吾之姘夫依吾得名實非梟酋讞定斬白寡婦於市

而弛緝徐之令李振標以功得復原官徐感念婦情終身茹素既而徐勢日益鷗張然但販賣私鹽初不劫掠商船平素且多俠義事地方紳商竟有陰與往來者制軍營務處候補道劉文蘭者上說帖議招撫偵知徐部下有四大將皆名金標而蔡金標董金標最驍勇劉之部屬有素與董善者於是密獻策於制軍議先以誘撫董金標入手密議時在制軍之簽押房以爲極秘密也詎制軍左右皆徐耳目且以所最信之人投充斯役明敏勤幹爲制軍親信絕不疑爲徐之間諜也該僕立以此計告徐徐大駭思先發制董實則董固未知此事也一日徐過江訪董於七濠口梟巢董歡迎之留之家中宴飲席卽設於董妻之房烟盤陳於董之臥榻徐於吸烟時暗將董枕下之手槍竊出而易以空槍席間與談受撫事而董謂不可徐心益疑酒闌已深夜董曰大哥不必過江宿與我處可乎徐曰諾卽設榻於董之對房天將四鼓徐忽起剝啄董之房門董應聲詢所以徐曰我有事商量

董請俟翌朝徐曰事甚要非卽商量不可董披衣啟扇見徐執槍知有變急返身取槍則已空無子彈此時徐已入室董乃跪地請曰我未嘗得罪於大哥胡爲若是徐曰爾所做事尙欲瞞我乎董問何事而徐手槍已發三彈畢命徐於當夜回鎮江其衆但知董金標槍斃而莫諗所由部下漸有離心徐知久將不能轄其衆乃決計投降於長江水師提督黃芍岩宮保黃編其衆爲新水師營而賞徐五品頂戴令統其衆徐幕中有陶君者延陵諸生頗有謀略以徐歸正後終恐爲長官所疑陶遂獻計謂今革命黨正盛朝廷捕之急若能擒獲革黨首領不獨取信於長官富貴可立致也於是徐選得一周姓者青年倜儻學識兼優且有口才使之渡東瀛留學優於交際周乃投入同盟會演說時尤激烈頗爲黨人信仰周乃自言與徐寶山爲莫逆交徐素蓄革命宗旨今投降清室者僞也仍擬待時而動乘間竊發苟得黨中鉅子二三人吾與之西歸相約起事必能得手於是互推有

聲望者三人與周同行周於未行前先發一信與徐徐復信歡迎周以示黨人衆愈踴躍將行先電徐告船名至滬徐已遣人候迓矣相將來鎮江徐預訂一酒肆其日不許售外客令館中人悉外出凡掌櫃堂倌均以部下任之徐且服堂倌裝束手提熱水壺伺候來客實則坐上客皆埋伏之壯丁也周偕三人者於船抵鎮江輪埠邀入該酒肆謂飯後引往謁徐三人隨周入館登樓坐定方設飲徐猝以壺擲地樓上羣衆手執器械蜂擁而前周某遽從樓窗竄屋頂而逃其三人束手就縛周之逃蓋預定計畫也而徐猶詭言逃去一人令人速卽追捕三人解至營務處詢訊直供革命不諱問以逃者姓名堅不肯吐仍未知周爲間諜也三人就誅徐乃擢升都司自是官場以徐爲真心降服矣未幾辛亥政變蘇撫程德全反正陳其美起於上海趙伯先起於鎮江均成立軍政府徐寶山亦在揚州獨立淮揚一帶聲威赫然地方賴以鎮服徐素有骨董癖一日有以康熙審花瓶求售者

盛以楠木櫝且有鎖鑰甚美觀索價千金徐還價三百金其人不允翌日又將木櫝送來謂能稍增其價即可脫售閣人如言將木櫝呈進徐未卽啟閣人退出徐乃令小童取木櫝進擬啟而視之鑰甫入轟然炸裂徐與小童俱斃署中人聞聲聚觀見已肇禍索售瓶人無踪影事後揣測以徐與地方素無惡感祇誘戮革命黨人及誤斃董金標事爲其最大冤仇炸彈之來大都爲黨人報復也清光緒二十七年余曾因程子駿君介紹得晤徐於鎮江營次徐不識字持程函示其秘書知余無他意周旋殷勤徐面目白皙身體魁偉精悍之氣雖流露於眉目間而態度固甚溫文也

庚子義和團之亂近畿一帶風起雲湧聲勢極盛先則公行於都門繼而流傳於天津有大師兄張老四者最著名次則曹老四等又有和尚曰海乾者到處募化演說言天塌海乾洋人當滅直隸數十州縣人民平時受教民欺侮地方官懾於

外人氣燄凡民教涉訟平民每不得直積怨日深以故拳匪一聲呼嘯風靡全省  
謂有咒語可避槍砲中彈不傷天津地方到處神臺高聳習拳誦咒日益以多其  
時直隸總督裕祿本爲庸奴先尙不甚信此邪說迨奉慈禧懿旨令其保護義民  
並爲之籌餉裕祿乃遵旨辦理張老師居然乘綠呢大轎入謁制軍分庭抗禮拳  
匪徒衆更明目張膽益無忌憚當時黃花農任津海關道奉檄爲義和拳籌設糧  
臺黃知拳匪不可恃洋兵不日且來遂以關稅及公款銀兩悉運貯於安穩之處  
而自至德州以避之既而北京德使臣被戕日本使館書記官遇害八國聯軍乘  
軍艦攻大沽砲臺大沽原有砲臺七座北南三四不能禦聯軍長驅直入裕祿倉皇遁  
至北倉仰藥死聯軍遂踞天津此清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事也聯軍既入  
津又剷除大沽砲台僅餘南台一座洋兵架大砲於天津城中鼓樓發砲斃平民  
無數真拳匪死者不過十之二三耳最可憫者一般無知小兒女女習紅燈照兒

習避槍彈咒語紅燈照者謂燈光可滅洋艦也洋兵始以一羣頑童不忍放槍而若輩以爲大毛子指洋人爲大毛子懼已挺刃衝鋒洋兵乃放槍一排羣孩應聲

倒洋兵卽未續放諸孩亦卽相率逃避不敢復進聯軍入京兩宮西走京津一帶遂全爲外人所佔翌年馬凱和約成拓北京使館界津埠關八國租界二十里不得駐兵京中建德使臣殉難石牌樓總賠款爲海關平銀四百五十兆兩本利并付至西歷一九四十年還清本利共計九百八十二兆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九兩上年段祺瑞執政又承認法比義西諸國所餘賠款統改付現金於是增額三倍蓋國媚外宜南方倡言廢除不平等條約也

天津原有城東西長而南北短作長方式津人謂爲算盤城庚子義和拳之亂八國聯軍首陷天津而踞之毀其城以其磚石運於威海衛建築碼頭駁岸有蔣劍秋者津人能英語承包平城之工獲利甚巨洋人自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

破天津迨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退去適合陽歷兩足年天津舊城門東曰鎮海

西曰衛安南曰歸極北曰帶河所以津人有帶歸衛海之譏衛威諧音現城基皆成寬

闊馬路通電車矣當拳匪初起極猖獗力攻租界不克大沽砲台七座僅存南台

一座將長驅直入天津直隸總督裕祿猶累疏報捷稱拳匪爲義民有旨嘉獎迨

聶忠節士成戰死聯軍逼津裕倉皇遁惟吾鄉楊藝芳京卿宗濂爲長蘆運使率

蘆勇登陴血戰受傷其餘諸將皆不戰而潰聯軍遂直取北京矣

江西之瓷器竹木紙張銷流海內其實諸物大半產自徽州徽州全郡踞黃山之

中山形如丁字一之北爲寧國池州二郡丁之西爲江西丁之東則浙江徽屬六

縣祁門休寧婺源黟縣偏在西偏東者祇郡城附郭之歙縣及績溪而已黃山竹

木最富饒向北則山嶺隔之惟下通至鄱陽湖則爲最便故竹木運出多取道江

西績溪等處紙張亦有順新安江而下者但爲少數瓷器雖製成於景德鎮而磁



土則出於祁門惟茶葉可陸運且爲本省設局權其稅故仍得以徽產名與皖北之六安同爲安徽名茶也徽州出產甚豐如墨如朮如竹製之對聯織扇花紋均極精細徽人儉樸猶有三晉之遺風故其人出外經商亦如晉人類多自十餘歲赴外省學賈每越二三年一歸省直至年老歸休其俗婦人主中饋必娶媳方得息肩里中雖多小康之家髻簪金飾而衣裙皆布姑嫜携杵買菜於門媳則任炊爨日以小斧預擘樹柴而儲之操作極苦故他郡人多不欲以女嫁於徽人余嘗聞吾父云粵匪轉戰蘇皖贛浙間出入徽州者三次最後曾文正駐軍祁門爲大本營匪踪始絕而徽人已十死六七矣緣徽自元迄清未被兵禍故人咸以其地爲桃源不知剝復循環寧能倖免以致避地而受禍者尤爲多數粵匪平後二三十年山中人家多有門庭如故屍骨暴露室中野樹自堂中穿出屋頂無人過問也

貞女李法華者天津人居西頭先春園父母止此一女天性純孝早歲矢志不嫁一意奉親數年前母死幾哀毀滅性人喻以有老父在胡可死乃節哀治事家清貧恃針黹以養今春父又死貞女痛父母雙亡經營喪葬事畢遂杜門七日絕食以殉年四十二遠近欽敬本邑八善堂諸紳耆以際此世風日下孝弟熄絕甚至高唱非孝戀愛自由得此貞女砥柱中流急應表揚以挽頹俗公呈當道賞給旌表匾額當地士紳官商送輓對百餘聯出殯時執紼者甚衆軍司令親往致祭尤難者鼓吹儀仗棺罩槨夫俱不取貲以盡義務而儀仗之盛直與貴官富商出喪相埒旂旛亭台既極鮮明鼓吹樂工粗細咸備凡該部之精於其技者無不在途中獻技各盡所長遂致闐動全埠空巷萬人可見孝弟之道足以鼓舞人心也

左傳云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近年海內騷亂而神學大盛西人每於攝影中發見鬼形人皆異之余謂天地之大安得謂無鬼神中庸言鬼神之爲德其盛

矣乎聖人亦止訓樊須敬而遠之不能關其必無爰記談鬼三則於下

吾族祖晴芬侍郎及孫平叔制軍於童試時偕友同赴東林書院天尙未明路遇一蒼猝見一奇鬼長丈許坐人家屋簷上翹一足制軍以手拍之曰朋友讓開些鬼果側足讓孫入巷晴芬公繼之謂你亦讓我過去鬼又讓之其後至一友拍之不動乃由鬼之胯下過後一年其人卽死孫以翰林官至福建將軍閩浙總督謚文靖晴芬公以嘉慶辛酉大魁官至戶部侍郎

京都某甲平旦行平則門大街時則道上行人猶少見前行一人罩有一團黑氣近視則無退後丈許又覩黑氣心甚疑訝之乃踪跡之繼見其人入一僻巷中剝啄一居戶之門啟而入遙聞門內有小兒啼聲未幾其人飄然而出遂不復有黑氣罩身某甲仍尾之人一茶寮某甲亦入而品茗故與其人周旋情極款洽某甲乃告以所見其人拍案曰有是哉鬼神之靈也因語某甲謂受人賃雇令殺一婦

人既至見小兒依依乳下乃大惻念若殺此婦兒將奈何遂奮身而出語時出懷中利刃示甲謂該婦未血此刃僅一間耳故余身先罩黑氣後卽無者善惡一念之間影響若此謂非鬼神特令君見之以儆余乎此事爲江朝宗將軍所述云

潁上縣城中有居民夫婦止一女以磨麪爲業對門爲一小藥肆肆主之子甲與女年相若時挑動之而女迄不理一日女父母俱出留女守門藥店子甲偵知之掩入欲加以強暴女大聲呼甲懼而遁其父母歸見其女愀然不樂初不爲意詎女於夜間自縊而死街鄰有聞女呼聲者洩其事於女之父母甲亦心虛不敢出面女父母訴之邑宰提甲訊之認圖姦事不諱但未遂耳而女之母舅某乙得藥肆之賄認爲羞憤自盡冀減罪時先君襄謙潁邑將詢是獄之前一夕典史吳某來寓閒談先君本借一廟宇作官廨正暢談間忽聞鬼嘯自遠而近其聲慘厲彷彿卽在窗前橋格動搖瑟瑟有聲吳君戰栗無人色時與先君對坐於榻先君顧

吳而笑曰抑何胆小若婦人耶爾我試易位吳君起立互讓間乃有一竹篋長二尺許適自上而下緩緩墮於先君原臥之處仰觀屋頂光淨無塵不知此篋從何而來吳君彌駭先君亦悚然遂大聲曰余明日必息心靜氣詢是案也且我願某一生讞獄多矣爾有靈當稔知我平素志趣也窗外遂寂然無聲卽令兩僕護吳君回署翌日審理此案甲忽供和姦引女舅爲証先大人拍案大怒重笞甲甲始供某乙受賂誣良情事復提乙一謝而服於是案乃定甲乙各判重罪而爲貞女請旌焉

族曾祖響泉公

光旭

以名進士任四川按察使歿而爲本省城隍之神相傳其字

能避火有得其匾額者四周之火獨不延及誠異事也公文章事業載在家乘國史無庸贅述但記其先德陰隲事公幼時資質極鈍十三歲猶未畢四子書某歲蘇常大旱災民遍地封翁珍山公惻然憫之願無貲振濟家藏古畫一軸固素寶

愛者不得已托友代售之冀得貲以振濟該畫軸頭藏有珠寶封翁不知也友人  
貨諸蘇州得白金八百兩而僅以二百兩與封翁悉以振濟災黎該友有子與公  
同庚生聰穎絕人猝罹疾病臨危語其父曰爾味振濟金六百天特譴汝余將往  
爲顧家子矣言絕而卒同時公亦病越日病瘳忽然敏悟與向者判若兩人蓋友  
子之魂已附合於公矣此事族中父老流傳初非虛僞第神鬼之事通儒弗道故  
青浦王蘭泉先生和爲公作墓表不採其說同邑楊味雲先生善爲先君作墓  
誌銘亦未及貞女事也

先君嘗爲潯陽尉劫盜戚跛者受捕役班頭劉某教唆令供某甲爲窩家甲家小  
康秉性耿直劉與有宿怨故教盜攀陷之迨提某甲到案先君一見知爲良善必  
爲盜誣陷遂提戚對供戚一覩甲卽曰大哥爾莫怨我我受刑不過不得不將爾  
供出咱們同快樂自必共患難諒爾必不我恨也甲亟辯其誣謂素不相識戚又

歷歷供平素如何往來如何交游如何匿藏滔滔不絕抑若果有其事者最後戚又曰大丈夫作事死則死耳胡狡賴爲徒白苦耳先君於雙方辯難時不置一詞迨戚供畢始駁詰其罅漏處至無可抵賴乃佯喚取大刑來戚懼叩首乞恩遂將捕快教供和盤托出於是釋某甲而將劉釘鐐治罪惜先君駁詰戚盜之詞余時尙幼不復記憶矣

族祖棗塘公會宰皖北某縣獲一劇盜訊鞫直供所犯不諱侃侃而談了無懼色顧所犯未嘗殺人公奇其狀貌設法脫之瀕行勉戒備至盜叩謝而去越數年公解任買舟沿長淮而下抵盱眙山下洪澤湖西口有一僧呼舟請附公欲允其附載舟子執不可僧在岸呼曰舟中得毋顧太爺乎

皖人於咸同間稱縣令爲太爺知府爲老爺

舟子應

曰然僧乃一躍登舟舟距岸蓋三丈許也入艙向公稽首曰太爺別來無恙猶識貧衲乎公方凝思僧曰衲卽太爺於某年某月日加恩不殺之某盜也公始恍然

延之坐僧曰衲此來爲保護太爺耳湖中多盜意以解任官宦囊必富蓋自公出發時盜已踵後將俟舟入湖中而肆劫衲稔知之故追蹤而至公勿懼有某在雖百數十盜來徒送死耳公鑒其誠善款待之視其所携祇鏡鉢一雙聯以細長之索無行囊無器械既而入夜月明如晝西風正緊僧謂公曰如此風月正可張帆渡湖勿錯過也公以命舟人舟人難之公知僧必有成算謂舟子有大師在勿懼也舟人不得已而解纜張帆入湖疾如飛駛夜半湖亦過半忽有小艇十數紛集湖中羣盜呼嘯而前將登公舟僧遽出立艙面以鏡鉢左右飛舞映月光中如萬道金蛇不見僧影盜當之者輒削去半顛或折臂斷足紛紛跌入湖中小艇急竄去天甫四鼓二百里湖面安穩渡過黎明抵清江浦僧乃謝去謂前途安靖祝太爺一路福星飄然而去公嗟歎者久之年老猶與子孫言念之不置也

先曾祖立賢公以諸生遊幕陝甘道遠家貧曾祖母殷太淑人恃鍼黹以贍家伯



祖及先祖晉江公每晨入學給大錢一文繫於袴帶臨臥時解下次晨仍給之如是者數年錢擦磨極光可見當年小兒之渾厚也一夕聞屋瓦有聲出視之則有賊坐屋脊上取火吸菸太淑人曰吾家母子赤貧室中僅米二斗錢二千悉以贈君幸勿驚吾兒也賊曰吾特假道耳知姥家貧決不相犯太淑人曰然則請下以杯茗相酬賊乃下視之則二十許男子也太淑人曰觀子狀貌決非下流何乃業此賊曰吾訪親不遇流落此鄉苟得川資吾將返矣太淑人曰吾針黹所積幸有餘費乃取錢二千贈之賊不受固與之賊乃曰姥厚德他日誓必報遂升屋而去越三十餘年先祖爲晉江令太淑人卒於署歸舟泊溫州海口聞岸上有人呼舟子曰是某太爺船乎曰然又問太夫人柩在船乎曰然須臾有十餘騎擁一人至品頂藍翎年五十許登舟弔奠賻百金晉江公力辭之並問姓名曰不必問吾受太夫人惠所以報也置金几上登岸疾馳而去詢之人曰某守備也與公並無交

誼因憶少時事意卽其人歟

吾友蔣君遇春談及其曾祖母某太君之縱賊與前事相類蔣氏世居吾邑河埒口西門外之鄉鎮也太君爲新嬪時家擾於賊一夕賊又至家人集壯丁守前後門大呼捉賊賊驚逸與太君遇於家街中太君曰前後門皆有人守園墻有梯可登也賊如言而逸事後衆皆咎之太君曰君等不思耳賊屢擾吾家黨羽必多若結怨則家無寧夕矣不如縱之以示恩苟有天良決不來矣嗣後賊不復至人始服其明智太君之子爲和叔先生大鍾以進士起家官至順天府治中世以爲厚德之報

癸巳歲余以府案首蒙溥玉岑宗師院試拔置第一名入邑庠謁見時勉以鍊習

楷法精研試帖詩謂鼎甲需工楷攷差在律詩

此亦翰苑諸公之見然意固可感

蓋以余書法拙

劣律詩亦草率也越十二年余以解餉入都溥師時爲吏部尙書投刺上謁延接

殷勤余言門生不肖未能奮志科名姑謀升斗之祿以資菽水寔辜老師裁成期望師謂人生事業不必定由科名廉吏可爲人爵斯貴余唯唯時吾老師之長公子毓隆爲安徽學政師詢聲名何如倘有所聞宜正規之以盡世誼余答以取士得人師又詢及需余致書與皖中大吏說項否余言餉差例得酬庸他日再求栽培可也嗣後雲泥分隔音訊罕通改革以後師以天潢華胄素持廉潔竟無以爲生卒赴皇陵痛哭自縊而死哀哉

余跋雲在山房文鈔云雲在山房文鈔楊子味雲之所著也君博涉文史才藻冠時爰自綺歲蜚聲藝苑二十以後挾策游幕府三十以後簪筆涉郎曹繼乃乘槎奉使遍歷歐美各邦南洋羣島洞悉古今中外政教禮俗盛衰強弱之原其文益宏博雋美爲時傳誦生平尤精於計學官度支部參議時清理財政創辦預算裁冗濫覈名實使天下財賦之籍悉綜於京師所定章制至今奉爲程式海內推爲

財政專家民國以來敷歷京外游涉卿貳聲績益炳顧厄於時勢未竟厥施解組後杜門謝事以圖史花竹自娛蓋散帶衡門將以著書老矣所爲文稿不自收拾庚子毀於兵庚申燼於火存者不及什之一二故世之推重君者以政事掩其文章余特爲之搜羅編輯得若干篇分爲三卷又駢文一卷集中諸文不拘一體奏議論策取法於坡頴序記銘傳導源於歐曾駢文風格則在君家蓉裳吾家笠舫兩先生之間皆可傳也余論交垂四十年矣相知既深不能無述繕校既竟爰識數語而歸之

以上原跋君官京朝以章奏擅名其實生平所作當以詩爲第一駢體文次之雲在山房詩存僅百餘首風格皆近三唐近體尤佳五律高者學右丞次者亦近姚武功許丁卯佳句如海雲含雨黑關月帶沙黃劍拭虹光潤衣沾屨氣涼松寒龍檄雨芝暖鶴耕烟蟬聲經雨斷螢影入烟微山禽爭果落野蝶趁花飛階竹斜侵戶簷花倒入簾疎鐘雲外寺微雪水邊村月影隨花轉秋聲隔竹聽深竹

籠烟暗疏松點雪明皆可入摘句圖七律體格於臥子梅村爲近沉雄則黨人北部聲華盛貴戚南陽恩澤多勳業半生譏畫虎人材幾輩誤從龍焚書翻恨秦坑淺拔幟俄驚趙壁空感慨則翠瓦飄烟鳩鵲觀銅溝咽月鳳凰池成神未必皆青骨作相如今盡黑頭琴無知己寧焦尾棋但旁觀亦爛柯清麗則萬里帆檣迎曉日四山樓閣倚晴煙黃梅雨後銀箏潤白藕風前玉簫涼碧檻風涼多近水紅樓月好不離花樓臺倒影搖空碧城郭含煙帶晚晴皆不愧作手七絕專主神韻風格瓣香漁洋正如初日芙蓉曉風楊柳絕句之正宗也

光緒季年文體日趨俶詭掇拾子史中之奇字僻語以爲博奧詩宗宋體實則沿明季公安竟陵餘習皆所謂亡國之音也其時公羊學盛行南海康有爲因創爲孔子改制說肇革命之萌芽康號長素蓋謂學問長於素王也甲午會試題爲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康文結語曰夫孔子大矣孰知萬世之後復有大於孔子者

哉房考闕之咋舌棄去旋於乙未成進士出李芍農侍郎之門李惡其學說詭異殿試得康卷抑置三甲遂失翰林康大恨竟削門生之籍其人學術心術雖不純正然戊戌後以保皇黨爲揭彙鼎革後仍奔走復辟無論其是非真僞而抱定宗旨始終不變視翻雲覆雨惟利是趨者品格終高一籌

南通張季直殿撰 著 乙酉順天南元爲翁文恭潘文勤所賞識名重公車壬辰翁

主會試得一卷以爲張謇置第一揭曉則吾郡劉葆真 可毅 也甲午汪柳門侍郎

主會試得一卷又以爲張謇以示同考官翁太史 斌孫 翁曰首二場皆佳五策似

稍短汪曰此必季直闈中抱病耳遂置第一揭曉則吾邑陶端翼 世鳳 也劉之學

問陶之品格實出張謇上張亦於甲午中式殿試卷出翁手力爭於張文達竟得

大魁張工於標榜晚節頗不協人望比之華歆龍頭

聞光緒年間都門出一笑柄特記之以戒悍婦有陝西雷某與湖北雷某同官吏

部同住永光寺西街門皆榜吏部雷厲鄂雷方續絃妻尙少艾陝雷別有厲邸新納妾此乃藏嬌之金屋也陝雷妻悍而妬一日聞其夫置妾別構香巢大怒率僕嫗掩捕之誤入鄂雷之室見少婦以爲妾也捽其髮而痛扶之鄂婦受毆不解其故繼乃知誤認桃源也正擾攘間鄂雷適歸陝婦見不相識之男子闖然入室羣呼老爺來矣方知誤毆窘極欲逃鄂婦亦甚狡闔戶曰今日之事來得去不得乃戟手詈其夫曰汝娶我時明言前妻已死今故劍尙存何以處我又語陝婦曰此汝夫也我願掃榻奉讓待汝重偕鴛侶但停妻再娶律有明文我嘗訴諸官耳力迫陝婦入房陝婦羞憤據地大哭陝雷聞信趕至皇急無措旋由僚友勸解令備酒筵爆竹向鄂雷夫婦叩頭賠罪始狼狽而去陝雷因此爲社會所嗤鄙遂請假回里此事當日盛傳都中誠笑林中絕好材料也

余少時赴常郡應試偕友人游於天寧寺值寺僧午餐遂詣食堂參觀食堂絕宏

廊中置正座兩旁列長桌長凳彷彿學校中學生聽講桌而長則三四倍之東西各排數十桌每桌十餘人先有一服役僧猛擊堂下之木梆三聲諸僧自外魚貫而進分兩排一排首僧擊小鐘一排首僧敲小木魚諸僧合十隨行隨誦經登堂分左右班繞桌而行左旋右繞恰如地位順序而坐左排首座爲擊小鐘者右排首座爲敲木魚者時正坐老僧已先入座諸僧坐定鐘魚相應和梵音齊作誦經畢齊舉箸全堂肅穆不聞舖啜聲每僧一飯二菜一僧抱大飯桶依次添飯一人一勺食畢齊放箸復誦經誦畢正座老僧起諸僧俱起仍旋繞而出程伊川觀僧飯而嘆爲有三代威儀洵不虛也今學堂士氣囂張不受羈勒以視彼教之戒律精嚴秩序整肅能勿愧乎余等至香積廚見有大鍋二一銅一鐵鍋邊均印有施主姓名年月鍋之對徑約六尺而強深約三尺而弱著地理鍋高不盈尺寺中廚役火工灑掃澣濯無一非僧菜圃亦僧人自藝米則寺有租田天寧寺產極富僧



衆約五百人服役之僧不在此數曩聞故老言常郡首富以天寧寺爲最盛宣懷次之今盛已陵夷而天寧寺如故也中國言拳術者莫不知有少林武當一派武當精外功少林尙柔術殊不知天寧寺僧亦善技擊也吳中於革命初年各寺廟均爲軍隊所佔某軍欲佔天寧寺主僧召集僧衆欲與對壘某軍氣沮而退各縣寺產均被地方土豪劣紳所攘奪獨天寧寺則相戒不敢犯寺僧之技術立約不授外人又不輕與他人接觸故知者少第觀該寺僧出外游歷其行李衣服分裝兩盤加於扁擔常人所用扁擔兩端下垂寺僧則兩端上仰以此爲別堆積各物高且二尺肩之而行左手猶執鐘橫肱於担右手以小槌擊鐘向店肆募化巍巍兩盤一肩橫担行所無事不有技術胡能若是

余幼時隨宦潁州附讀於潁州營游擊衙署課暇嘗偕翁鎮西將軍之公子至教場觀綠營兵丁操演技藝純熟先演者爲苗桿攪動飛舞成一大圓影猶之長蛇

飛舞進刺退縮迅疾若隼所謂苗桿者卽一丈數尺之青竹竹根及杪粗細均勻外繞夏布加漆桿端有極銳之利刃俗稱爲苗子蓋卽古之丈八蛇矛也又操演盾牌一兵左挽盾右持刀蹲地跳走左遮右砍忽然滾地而前銳不可當人馬遇之殆難倖免苗桿之鋒利無敢撻之者當年陳國瑞之紅孩兒兵最驍勇所練五百人紅衣紅褲年皆不過二十故號爲紅孩兒營曾隨僧格林沁討捻匪捻匪所用軍器類多苗桿陳與戰於淮甸而捻匪以桿刺紅孩兒兵如刺田雞五百人幾盡嗣後官軍亦改苗桿不專用槍礮矣蓋槍彈爲苗桿所攬多不中敵而捻匪持桿舞動而前竟無從抵抗因是官兵與戰輒敗惟盾牌可禦苗桿跳躍而前桿長不及回身而盾已切近舉刀砍脚遇者立踣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猶不若云以我之盾摧子之矛此外所演烏槍立放臥放坐放背放咸極巧妙可見兵貴乎鍊鍊則精精則可以少勝多兵多而不精敗如山倒莫可遏止固不如兵少而精

勝相讓敗相救此岳武穆之背嵬軍八百所以稱爲常勝軍也惟鍊技尤要在鍊膽無膽則軍心易於動搖雖有堅甲利兵徒以齎敵耳

楊子江螻磯有孫夫人廟孫夫人爲吳大帝孫權之妹後漢昭烈帝之繼室也史載吳中訛言昭烈帝薨逝孫夫人聞之祭奠江濱遂投水死尸逆流而上至蕪湖之螻磯止焉吳人葬之於螻磯欽其節烈爲之立廟至今香火不衰紀曉嵐撰聯

云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

思親望帝皆鳥名

典麗工切遂成絕唱按螻爲水

蟲似蛇四足能害人賈誼弔原屈文偃螻獺以隱處兮夫豈徒從蝦與蚌蟻應劭註螻獺小虫害魚者也聞之蕪湖父老言螻磯原在江南岸故屬於蕪湖不知何年江水冲出螻磯之南磯北江流日益淤塞螻磯遂矗立江北岸仍屬蕪湖縣轄境週圍不足一里村多伍姓或曰伍子胥裔余嘗游孫廟夫人墓在廟後磯濱江不甚高廣有一大穴謂是當年螻窟云

南方人號北方人曰僂菽園雜記謂南人晉北人之稱直隸又以山東人爲僂作  
僂字音僂字典無此字小說中多此類字康熙字典有奩字普泮切俗稱面大者  
曰胖子卽奩子也皖人以山西人爲奩子上音胎聲以山東河南人爲老僂北人呼南  
方曰蠻子者近不多聞統稱大江以南直至粵東概曰南方人而已安徽省垣暨  
其近縣如桐城呼小兒曰芽作張口喉齶間音淮揚人又讀若駭屢聞老貓啣食  
物喚其雛亦作吾芽吾芽聲其天地之元音人與物同之乎歐美人呼父母亦類  
爸爸媽媽音更無足異矣

吾鄉罵人曰壞伯詬指吳太宰詬也呼油炸之粉條曰油炸燴與秦檜之名同音  
也賣國之奸遺臭千古

六一詩話載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因  
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後得善本乃是身

輕一鳥過陳乃嘆服近世士大夫好押詩條其法寫五言或七言一句於紙中空一字其旁連寫五字意義略同者任人押一字中者勝卽昔人所謂詩眼其始爲文人游戲之事後則市井博徒效之句旣鄙俚所中字亦未必佳不過爲博進之一種而已

詩經衛風蠨蛸在東莫之敢指蠨蛸卽虹霓雄曰虹雌曰霓詁解爲天地之淫氣歐美科學家以虹爲日光返射成彩初非有質之物吾聞楊味雲述己未年曾與楊範甫宗石偕遊榆關之角山憩於僧寺梅天雨過倚樹聽泉忽有長虹起於澗底晝然有聲五色晃耀剎那之頃上凌烟霄東跨海躡尾沒於雲濤杳靄之間味雲籠罩其中虹氣霏霏衣履沾溼俯視澗底泉水盡涸古人所謂長虹飲澗也蓋地氣鬱結破土而出映日光而成五彩耳因題角山寺之小樓曰倚虹樓而爲之記其事其文載雲在山房文鈔中

西游記一書中多寓言闡發禪機論者謂作書之旨以孫悟空及龍馬喻心猿意馬心有所思上天下地瞬息萬變若豬悟能則喻脾胃故食量最宏沙悟淨爲肝膽而唐僧爲性性本善也楊子味雲戲謂余曰非獨唐玄奘取經實有其事卽孫行者豬八戒沙僧亦實有其人所謂孫悟空火眼金睛狀若猿猴卽今歐洲撒克遜人種也豬悟能卽非洲之黑種人沙悟淨則非洲之棕色種人此三人均爲玄奘信徒隨從玄奘法師東來當日世人未曾見過歐非兩洲人種狀貌乃以妖怪目之若玄奘所乘之馬亦阿拉伯神駿世人遂以龍馬稱之味雲於丙午丁未年間先後赴西洋各國考察政治又至南洋各島宣慰華僑身歷歐亞非三洲所見各國土人形狀証以西遊記所述孫行者豬八戒沙和尚如在目前爲之失笑玄奘取經雖未至歐洲而歐人已通印度漢時大秦國入貢經天竺抵日南而至中國大秦卽今之意大利天竺卽今之印度也

津海關稅務司好威樂市得一銅章方一寸五分篆曰知者樂其紐為一僧騎一

怪獸徵求識者余曰此地藏王也獸曰諦聽此獸之名或有專書載其出處余則

但見諸西遊記中謂此獸伏在地下一霎時能將四大部洲羸鱗羽毛昆虫天地

神鬼五仙一切善惡可以照鑒賢愚可以察聽常伏於地藏王經案之下地藏王

名目蓮為新羅國僧一稱王舍城僧新羅國在高麗國南王舍城為西戎地在天竺摩訶賴國之南本名傅羅卜

嘗師如來始創盂蘭盆救其母於餓鬼道中重增搜神記明一統志俱載其事盂蘭盆譯言解倒

懸也七月十五日聚集眾僧具百味五菓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如施主咒愿

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目蓮母乃得脫餓鬼之苦唐肅宗至德年間目蓮

渡海來居皖江九十九年跌坐函中而逝其身不壞以七月三十日為其誕辰吳

越一帶比戶炷香於地至中元節盂蘭之會幾於遍中國通行嶺南尤甚其赴青

陽縣朝九華山進香者男婦不遠千里而來香火之盛寺宇之多僧人之眾蓋與

山西之五台不相上下據此則銅章或僧寺之物也好君遂以英文譯其事焉

先嚴生平好學多聞公暇輒以見聞所及筆之于書都成竹素園叢譚若干卷楊味雲世丈以爲可傳爲刪訂而編次之先成一卷並爲序以弁其首俾付剞

劂以供世覽竹素園者

先洞陽公之別墅也

願維書謹誌





權蕪湖關監督天津常關稅務司幫辦顧君涵宇墓志銘

君爲人彊明洞豁急人險艱不自顧計與人交意所可退未嘗有異同卽意所不可必盡言無隱以是人不以其意爲嫌而咸多其能直熊君成模以弟獄就逮有司將窮極案治君謏然曰兄弟辜豈相及耶以身家相保事得釋鄉人楊子瞻嘗館於君家遘疾請就外舍君持不可曰生我乎館死我乎殯楊竟卒君乃厚賻而歸其喪君生平渴於義無所撓誦事多類此君貢於庠累試不得志筮仕安徽得巡檢歷金柱裕溪內河關長洊擢蕪湖關稅務廳廳長嘗攝蕪湖關監督當是時國家疆宇幅裂而關塞懸隔偏介異族蹙阨百端君獨諤諤支柱其閒攝官守次能確然不失其所守而僉壬失利多叢怨於君蜚語騰謗以相間染及代者至卒不得君毫髮私而後知君中讒之深也君旣去職常關遂亦隸海關而易稅務廳爲稅務司幫辦國權乃益紕君旋移天津稅務司幫辦君性廉退攝官功次宜得

優擢或以濡滯閔君君慨然曰今時政已大壞澶漫彌流將靡所底極吾願可塞  
塞涉之哉以是卒俛首常調無難色民國初君丁太夫人憂以毀致疾既葬當與  
兄別執手感傷疾遂增食飲寢薄竟終身不瘥自有清季世變而彌猜下而愈酷  
無復寬饒之態逮入民國雄桀暴時斂奪相尋剽人盜邑不閱時月君既友愛不  
忍與伯兄離逝又感慨當世事往往歔歔泣下因發憤著書曰竹素園叢談者而  
君之志孤矣書甫成君請余序之而君疾遂不起壽卅爰自弱冠卽與君共學君  
嘗以余伉厲守正義懼季世爽其才分乃要余弗仕期同嘯詠林泉間比歲共客  
津上無浹旬不面君者蓋君之於余深矣然皆爲時所羈竟不獲返江表徒申固  
前約而已豈意數十年交契遂止於斯絕天隔地永無見期此余銘君之墓所以  
涉旬經月而愴然不能舉其辭也君諱恩瀚無錫顧氏爲明憲副洞陽公十二世  
孫曾祖諱廷煥祖諱堉父諱晟本生父諱昱配劉夫人先君卒君義不忍復娶子

綬書出嗣伯兄潛及兄生子維書乃還爲君後以大宗宜有長男殆將永垂爲顧氏家法君生於清同治庚午二月初十日卒於民國丁卯七月十五日以是年十一月某日葬於惠山游來塢與伯兄壽塋相近從君遺命也君居家尤寬嚴盡禮蓋猶有東林人氣象銘曰

高原大陵實生長材不爲犧尊豈罹其災怛承凶問天地大紘鐫石鑿辭惟以志

哀

同邑楊壽柑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竹素園叢談勘誤表

第三頁第八行第五字勦誤勦

第七頁第十六行第二字港誤濱

第十二頁第十行第廿一字於誤與

第十五頁第十四行第七字樸誤撲

第十六頁第十三行第卅一字過誤遇第十九行第十七字之衍

第二十頁第九行第卅字練誤鍊第十三行第廿七字老衍

第廿二頁第十八行第十三字諧誤偕

第廿三頁第二十九行第<sup>十五</sup><sub>四</sub>字擔誤担

第廿四頁第十一行第二字練誤鍊

第廿六頁第十四行第廿九字蟲誤出

150

雲在山房校印

洪憲寶閣

嚴毓芬敬題





洪憲舊聞

附項成就任秘閣

自序

間嘗謂以項城一世之雄使能以美洲華盛頓爲法無稱帝之舉必足爲民國奠泰山磐石之基完革故鼎新之業卽稱帝而順自然之勢不事矯揉造作亦未始不可有爲顧乃蔽於私利爲左右所欺卒應術家吉頭哀尾之讖袁字爲吉頭哀尾而民國亦由是分崩離析禍亂相尋而莫可收拾是誠大足痛心者已自項城謝世操觚之士往往撫拾舊聞撰爲記傳流布坊肆而夷考所述強半多出於附會訛傳甚或嚮壁虛造用自矜炫吾鄉俞仲還先生方主海上中華書局知不佞藏身人海於項城祕事

軼聞所知甚夥而皆信而有徵乃頗憇憇不佞罄所能憶筆之於書以存一代故實資後來考證因嘗有吉頭哀尾記及洪憲舊聞諸作顧事冗又懶散忽忽十年迄未能脫稿也比檢篋衍偶見洪憲舊聞殘稿數篇並項城就任祕聞一篇吉頭哀尾多嘗刊諸南北報紙者慮其散佚輒復稍加董理都爲一卷並綴數言粗誌緣起爲異時賡續之券焉民國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實丙寅端午無錫侯毅序於京師宣南籀雲室

洪憲舊聞目次

第一籌安盜名記

第二蔡松坡出險記

第三西賈貢馬記

附項城就任祕聞

文景書屋

三三

一

洪憲舊聞

附項城就任祕聞

無錫侯 毅疑始撰

第一籌安盜名記

此記成於民國八年時先師嚴文惠先生尙在人間郵跡之於福州覆書頗許其翔實迨先師歸道山陳弢庵太傅爲先師撰墓誌亦且取資於吾此記又嘗刊之海上某報由是南北報紙爭相逐載蓋多信吾此記爲當時實錄也丙寅仲夏毅題記

自洪憲失敗以還世稱籌安六君子必連類包舉候官嚴瑜野先生在候官受某君盜名之累知之者固十人而九某君

在項城穀中或不得不爾而深悉當時委細者至今猶寥寥無幾人當候官處荆棘中籌所以應付之道不佞蓋嘗與借箸之謀故知之至詳且盡因撮其始末撰爲此記俾今後讀掌故者知所參證焉西哲亞里士多得有言曰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候官雖吾師固未敢故戾事實作一字偏袒也已未八月毅識

乙卯之秋公府顧問美人古德諾所撰中國宜復君主之論既發表之第三日某君訪候官嚴瘡野先生復於西城舊刑部街

宅中

後候官已遷東大阮府胡同矣

侈陳其比來博筮之利並謂數日前挾二

千金詣天津訪所眷豔姬某約友作麻雀戲

此戲始於浙之甯波今盛行於全國

外流入以千元作底加旺子百元和與翻無限制某次吾輪莊牌作餅子清一色案上碰出八九餅手中一餅三枚二五餅對碰等和旁家發一餅以常情論吾無開槓理顧吾欲藉是卜吾氣運亨塞乃舉手中牌七枚翻以示人曰吾既槓一餅已無異自宣吾蘊尚何祕爲苟吾運果佳者所需二五餅終當摸索自得之天緣湊巧或且槓上開花矣不意翻取諸槓頭之牌視之果爲二餅遂以一色全對成和作五翻計算合旺子之數一次所贏已逾萬金勾留數日歸京師猶餘數千金吾以是知吾運已入亨通之境意有所圖必當如願近謀組織一公司朋輩爭相附股羣思託蔭於吾冀有所膏潤云候官聞某言之津津若有



至味頗不識其何所取意次日某復訪候官問候官見古德諾主復君主論乎答見之某云有人欲請公重爲邊譯答王義孫所譯詞意大致無舛何必多事某問公視今日政治何如前清共和果足以使中國臻於富强興盛乎候官喟爾而言曰此一時殊未易答辛亥改革之頃僕固主張定虛君之制使如吾言清室怵於王統之垂絕幸續十九信條必將守之惟謹不敢或背而君臣之義未全墮地內外百官猶有所懾國事之壞當不至如今日之甚甚或得如英國國君端拱無爲而臻於上理未可知也某曰惟然故我與同志諸人擬設一會名曰籌安專就吾國是否宜於共和抑宜於君主爲學理之研究古德諾引其

端吾等將竟其緒國中士庶向惟公之馬首是瞻請公爲發起人可乎候官瞿然作色曰適吾所云不過追維既往聊備一說國經改革原非一蹴可期其大治今日國體旣大定豈遂別無改善之道君主之制所賴以維繫者厥惟人君之威嚴今日人君威嚴旣成覆水貿然復舊徒益亂耳僕持重人所共知居恆每謂國家革故鼎新爲之太驟元氣之損往往非數十百年不易復故世俗所謂革命無問其意在更民主抑君主凡卒然盡覆已然之局者皆爲僕所不取國家大事寧如奕棋一誤能容再誤乎且果決復舊之議又有故君新君問題此會苟成立天下恐從此多事矣佛家戒造因足下寧不知之僕老且朽不欲

自墮政治漩渦中足下急於自見爲道正多何必遽爲中國造此惡因耶某極陳此舉之足以救國并謂德皇威廉一再說梁崧生公使袁芸台公子中國非君主不治長此不更爲害必且累及世界其言誠洞中肯綮以公之明詎尙見不及此且吾輩但事研究可耳至君主能否規復之議一決吾輩之責任已畢若夫實施別有布置爾時水到渠成尙何問題可言候官曰若然則欲君主便君主可耳自古覬覦大位者一惟勢力是視何嘗有待於商略哉某仍再三勸候官允爲發起人不已候官謂足下必欲成此會僕入會爲會員貢一得之愚固未嘗不可卽以研究相號召度不能強人主張以必同也某見候官格不相

入乃曰然則公且熟加審慮他日吾再來取公進止既告別猶語候官曰日者相者俱判吾鵬程萬里行且搏扶搖上青天吾不已告公博籓之微其通亨且若彼公果相從无鯁鯁慮天闕也候官至是始悟昨之侈言博籓事意在以是歆動候官爲今日游說張本耳又次日某具柬邀候官晚餐柬敘同座姓名皆後來列名籌安會發起人者候官以疾辭至晚某宴客竟復乘汽車至候官宅一再求見終託疾不面某怏怏去時交丑尾某忽遣使以一函抵候官大意謂昨所談事實告公蓋承極峯旨與公商榷極峯諭非得公爲發起人不可固辭恐不便事機稍縱卽逝發起啓事限明日載諸報端公苟知底蘊度無見拒理

已代公署名付報館不及待覆示矣緘尾并綴閱後付火四字

此函候官尚藏諸篋笥

候官閱竟倉卒不知所措急以電話召毅商應付

之策毅深夜奉召頗驚駭疑有大變既見候官以後先事相語  
矢言不勉強附和毅曰先生既不勉強附和其事惟有登報聲  
明盜名而已然項城既欲假先生爲用必脅以強力罨以網羅  
無疑先生能乘夜潛逸乎候官踟躕久之曰吾年且耄而喘哮  
時作張儉望門投止殊非所堪毅乃爲候官畫策盜名不妨聽  
之但始終勿與聞其事可矣明哲保身先聖所取是非歷久自  
明天下終當爲先生諒也候官聞言意遂決曰吾心可告天地  
縱被莽大夫之名庸何傷矧有侯芭在子雲心事不患不大白

於後世吾從子言矣又次日遂有發起籌安會啓事現於報紙而候官門首晨間即有荷槍壯士二人鵠立其間詢之則謂長官恐匪黨或相擾遣來守護也候官既決策意態殊安閒惟會中人招共議事輒稱疾謝之直至籌安會解散未嘗一蒞石駙馬街望籌安之門某君知毅爲候官弟子擬使毅說候官盡力相助乃復推毅爲參議介知友相邀毅謀之於姚石荃先生託辭與西賈商貢馬事赴滬上避之

時有西賈畜一舞馬謂其歷史與中國皇帝有關欲獻之

項城項城聞信大喜引漢時天馬徠之歌謂爲瑞應命姚石荃與西賈議價姚知毅與此西賈有一日之雅因以相託毅乃得

出都既至滬此爲事遂置不問云是未幾梁任公有痛斥項城稱帝

馬至前年聞卒爲馬濟所得云是未幾梁任公有痛斥項城稱帝之文流布海內項城謂非候官無能爲駁議乃署四萬金支券

遣使持諭候官文成以是爲壽候官却其幣語使者曰吾苟能爲固分所應爾殊不敢叨厚賜容吾熟思之然後報命使者既去候官得要脅之書無慮二十函或喻以利害或嚇以刺殺或責其義不容辭而詭稱天下屬望所署姓字真僞不得知要皆謂候官非屬此文不可候官籌慮數日乃詣前使者舉所得諸函示之曰梁氏之議吾誠有以駁之惟吾思主座命爲文所祈在祛天下之惑而有裨於事耳閩中諺云有當任婦言之時有姑當自言之時時勢至今正當任婦言之吾雖不過列名顧問要爲政府中人言出吾口縱極粲花之能事人方視之爲姑所自言非惟不足以祛天下之惑或轉於事有損吾以是躊躇不

輕落筆非不肯爲也爲之而有裨於事吾寧不爲哉至於外間以生死相恫嚇殊非吾所介意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脫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使者以白項城項城知其意不可奪駁任公之文乃改令孫毓筠爲之是故名與籌安發起之列者六人餘五人皆有美新之作勸進之文而候官最以文學著稱終洪憲之世獨未嘗有隻字稱揚帝制也方毅客上海中外友人如吳稚暉谷久峯及多辣司諸君相率叩毅以候官列名籌安原委毅一一具以實告清議多深諒之多辣司君且謂毅云項城苟具卓犖之識積學如嚴先生輩正不應牽令入政治漩渦摧毀國之精英然未嘗以不如己意而殺其身則



賢於貴國古代奸雄遠矣迨洪憲失敗項城抑鬱以死黃陂合  
肥廉知候官始終未嘗阿附洪憲徵之清議亦殊爲然故緝治  
籌安禍首候官不與焉顧明令未頒之先頗有傳候官不爲黃  
陂所諒者林琴南先生至泣涕以迫候官宵遁候官曰吾俯仰  
無媿怍雖被刑無累於吾神明庸何傷夷然處之家人強昇籃  
輿登火車始至天津暫避時方酷暑候官猶爲先姑丈王蓋承  
先生莊書七十壽屏十二幅漢筋魏骨晉姿唐韻爲異時之所  
罕見移書抵毅謂生年誓不書壽屏重王公循吏更以子故破  
例爲之其從容不迫有如此者中心坦白無他益昭然可見矣  
大局既定候官歸京師毅撰短啓述籌安盜名始末分致京中

諸報不徒爲候官辯誣亦且爲天下明是非顧其時諸報明知  
毅所述信而有徵狃於成見多不卽發布惟順天時報刊有籌  
安會借重候官姓名記事一則謂候官爲良知所督責始終緘  
默無一言爲籌安推波助瀾云

當籌安勢焰方熾之頃候官曾書李太白古風一首與從姪家  
鵠云秋露白如玉溥溥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人生  
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續物苦不知足得  
隴又望蜀人心苦波瀾世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  
款署乙卯初冬忽然有感乃寫此詩以與鵠姪正喻項城得爲  
終身總統而猶不自鑿足耳及項城歸骨彰德候官又有哭袁

大總統歸櫬三律云近代求才傑如公亦大難六州悲鑄錯末  
 路困籌安四海猶多難彌天戢一棺人間存信史好為別賢奸  
 霸氣中原歇吾生百六丁黨人爭約法輿論惜精靈雨洒蛟龍  
 匣風微燕雀廳蒼然嵩室暮極眼送雲駟承推獎分及我未  
 衰時積毀驚銷骨遺榮屢拂衣持顛終有負垂老欲疇依化鶴  
 歸來日人民認是非項城總制北洋時於候官極相引重候官以臭味不投卒辭去項城遂有嚴某縱聖  
人復生吾亦不敢再用之此詩幽邈悱惻沈鬱頓挫足以抗唐語詩中拂衣句意蓋指此  
 追晉自不待言而其當時心事如何要亦可於言外得之矣項  
 城既失敗候官寓書為策萬全勸其謝事歸隱項城心然其說  
 而猶豫未即決竟以勢日窮感憤鬱致疾死原書反復陳利害

洋洋千餘言王書衡先生式通嘗錄副藏之候官羌無助袁稱

帝之意此亦其一證也

按此書前歲承書衡先生見惠已刊之與論報附張翰海矣丙寅仲夏毅附注

聞項城所閱報紙皆由府中人脩改後重印進呈多稱功

德之文一日王士珍進謁項城示以報紙頗有矜色王曰外

間報殊不爾乃檢外報呈閱項城默然

始知為左右所給也然勢已不可挽矣

法苑珠林卷一

ノ

第二蔡松坡出險記

湖南蔡松坡鏢畢業日本士官學校向在廣西任軍職聞曾受

業於瀏陽劉蔚廬先生人熙文學極有根柢尤深於船山之學

蔚廬生平力倡船山之學主革命最早革命著名人物若譚復生唐紱塵及趙炎午劉建藩輩殆無不出公門下嘗一為湖南

督軍兼省長前年病矣而軍事知識亦遂高人一等在廣西時王

鐵珊上將芝祥方開藩桂林兼統重兵因蔚廬先生知其為人

劉王固師生而甚激賞之用兵謀略一以委松坡女弟妻顏楷兼郎舅之親者

蔚廬先生嘗擬義山詩題作蔡舅顏甥歌稱揚備至蔚廬先生

固早識松坡必能建偉業者不佞嘗因蔚廬先生及鐵珊上將

得交松坡見松坡體貌不揚而眉宇英氣煥發蓋與史遷所稱

子房相類也辛亥革命之役松坡建功雲南被推爲雲南都督  
心知中國之名雖具而本基之奠尙需時日嘗練精兵數萬爲  
異日戡定中原之備癸丑二次革命松坡雖未同入漩渦而不  
慊於松坡者時譖之於項城亦頗爲項城所忌未幾項城乃以  
使督直爲辭召入都松坡信之棄滇督北上旣抵京項城置督  
直不言命爲參政院參政並督辦經界局松坡信項城終可與  
有爲事之惟謹未嘗以投閒有所怨望項城見松坡恂恂若孺  
子意非能爲己敵竊笑譖之者過重視其人也項城召松坡至  
京意本在檻虎於柙至是遂亦坦然置之無復防閑會日本二  
十一條交涉事起舉國囂然民氣激昂松坡在參政院提背城

借一以與日抗議案院長爲之上項城項城召松坡入見松坡  
爲言以今日人心而論未嘗不可一用同一亡國與其順從而  
亡何如力戰而亡尙可留未甘屈服之名於千秋史乘某在雲  
南練兵數萬固備國家有事之用公果決大計正可調供一戰  
卽向謀履公之某某諸人某亦可移書遣使說之歸來俾爲公  
用國中一切猜忌正可藉同仇敵愾盡使消弭一舉兩得公寧  
不以爲然乎項城答云日本交涉刻方有轉圜之望果使日本  
堅持令人難堪吾受國民之託亦不敢負此重咎固當與子爲  
計徵諸輿論實行背城之舉爾時必藉子力以說某某諸人并  
使子統子所練精兵以與敵人周旋耳松坡旣退項城笑謂左



右吾向以爲松坡無用不謂彼固有深心者以彼處雲南僻壤數年居然尙練有精兵數萬可用且某某諸人吾百計羈縻之而不能致之穀中而彼亦竟自承可馳一使移尺書使之來歸人之不可測固如此耶左右乘間進言曰松坡意存不軌惟其人深鷲善能掩飾故不易爲人所覺聞彼近與黃興孫文輩時通聲氣公不可不預爲之防也自是而後時有偵探尾隨松坡并有警察爲之守門隱爲松坡注起居報其長官項城復授意軍政執法處遣兵士四人入松坡宅翻檢箱篋以覘有無謀逆左證旣靡所獲乃誣兵士矯命侵松坡居住自由意圖傾詐重懲之以泯痕跡顧松坡已悟項城猜疑特甚非可依託以與有

爲值籌安會成立項城有稱帝之謀松坡陰圖免脫舉反抗之  
旗而益斂抑用以自全復集上級將校於將校聯歡社首倡勸  
進之意披誠矢誓并說袍澤同署名於紙尾與人譙敘輒頌項  
城功德每覲見尤極意恭順更終日沉湎於曲院以示頹唐項  
城果又釋然不疑其有異志而許他日將以厚爵爵之以爲終  
入彀中矣既而帝制駸駸有成就之勢松坡以雲南故舊所在  
且以癸丑之役民黨敗於海軍以爲舉兵相抗宜擇邊遠海軍  
力所不及之區定計伺隙入滇於彼首義因密遣心腹先往有  
所布置并取經界局餘款若干託言購置西洋測量儀器匯寄  
香港儲備緩急計既決故與其婦勃谿友朋相訪時聞夫婦諾

諍甚至揪摔互毆詢婦以松坡溺於酒色相規不從轉相仇視旬月間守門警察報告於長官者幾無日不及脫輻之占旋婦卒偕松坡詣審判廳請判離異松坡聲明同意官可其請婦索贍養費松坡答無貯積許婦挈子女舉室中貴重之物攜以去婦於是率所產摒擋南還松坡則娶所眷妓小鳳仙陽示已無他適意一日以電話告公府承宣處謂有要事白項城詢何時可延見承宣處傳諭以當日午後二時入覲松坡乃令守門警察爲賃一友常乘之汽車往公府中途命御者逕至東車站下車入站復潛出乘人力車至友人家薙髭易裝作担煤工人攜空筐步行至東便門賃蹇赴通州宿小店中兩日由通州輾轉

至天津晤梁啓超有所商略俾以乞假之牘寄項城遂登外商輪舶經香港取所儲之資徑赴雲南而三次革命之旗於是舉矣

方松坡聲言詣公府後宅中久待不歸乃以電話詢公府松坡何以至夕不返公府正詫松坡弗至至是則陳之項城項城立命究問守門警察警察召所賃汽車御者御者以實告項城聞之歎曰松坡自此遁矣急電令通緝時有司以爲松坡必乘火車赴津偵騎四出大索不得方偵騎大索之頃松坡固尙在通州耳迨經數日乞假之牘既至始於松坡行蹤稍有所聞深悔測慮之疏然已無及矣松坡平生勤於政治其長經界局誠知

項城用相敷衍顧彼以爲正經界清田賦固亦治國要政頗思  
就此有所建樹卒以財部於所需經費十索九不應未克將所  
籌策一一見諸事實然經年之間固嘗有經界著作兩鉅冊刊  
印行世書名遺志翻而視之當時調查考覈之精博及其謀畫之  
宏遠施爲之切實猶可見厥梗概也項城既知松坡遁逸且遠  
召財政總長周學熙曰設財政部於松坡請款以時相應彼獲  
有所施爲何至心灰意喪背我而去以彼臨行之謀慮深遠斷  
之此人之精悍遠在黃興及諸民黨之上卽宋教仁或亦非所  
能匹今已遠颺必爲吾患無疑吾生平識人未嘗有誤乃卒爲  
此子所蔽然而縱虎出柙者誰也學熙默然不答松坡深驚豈金錢所能糜

經界局餘款已先匯滬而項城猶為此言亦淺之乎視松坡矣

松坡重恩誼天性敦篤與嘉定鈕惕生永建相類此二人苟能

以誠相待實皆樂為人用而項城既以猜疑迫鈕去於前在惕生

二間頗為項城盡力南歸其事不佞別有記述復毆蔡背棄

於後此二人項城猶不得其用其左右未能致推心置腹之士

可想而知固不待三次革命之旗既舉而識者早知其必敗矣

按項城可以智術馭下誤以為舉世之人皆可以威脅此其所故其術可以籠絡千百中才而不能網羅一二奇士此其所

也以敗也



第三西賈貢馬記

光宣之間清廷方尙武事講牧政陸軍部嘗市駿足百數十匹於法國法總統敦念國交以十二萬佛郎購汗血佳種二教以樂舞贈諸清帝媵陸軍部所市馬東來既抵上海部遣唐在禮點收交裕泰馬行運送入都裕泰馬行主爲英人達樂士乃父隨戈登與征洪之役善騎有勇力事定設裕泰馬行於靜安寺路及卒傳之其子子尤擅相馬之術達樂士是也清帝得二馬特製金根車此車爲船式馬車錦鞵黃鞵鞍具羈勒無不以金飾之不佞嘗數見此車燦爛無匹古之金根車不是過也時駕而乘之泊鼎革舉畀項城孫中山黃克強先後入都項城皆以此車迎之克強固以愛馬稱於世數繩二馬之神駿



於項城項城解驂靳盡相贈克強攜歸海上以爲坐騎愛逾珍  
璧癸丑之役一馬斃於金陵克強遠遁乃舉所餘一馬託諸上  
海某戚家戚以貧困售之於馬肆得銀八十圓耳馬肆以駕笨  
車應客每聞樂作馬輒舉足舞蹈御人疑馬且癩鞭之不已久  
之右肩腫腐成瘍御人求治於馬醫不瘡牽行過裕泰爲達樂  
士所見識爲法舞馬詢所從來御人具以告達深歎是馬中途  
淪落致罹鹽阪之厄說御人見授御人方慮馬瘍弗治蝕及其  
財欣然諾之達取櫪中值不逾百番之馬相易焉是馬旣歸達  
日夕調治瘍未幾乎達呼之曰袁世凱矜愛特甚滬上西人賃  
騎是馬必較常馬數倍取值也丙辰項城謀稱帝洪憲之號已

定達深悉中國情俗喜諛頌而帝王尤好以夸大示天下乃介  
其中國友人某君狀是馬轉輾入已顛末附攝影乞姚石荃參  
政白項城願效西域進天馬故事貢諸王廷以表陪臣傾向之  
忱狀并謂馬經清帝及今上所御不應聽其淪落草莽有褻帝  
座尊嚴卽法國知之亦恐推烏及屋啓中華不以法主爲重之  
疑項城得狀命在禮驗馬影屬實大悅以爲此真應符受命之  
徵而故物來歸其爲瑞讖尤視漢代之徠天馬爲勝手批狀尾  
卽仰統率辦事處收回是馬時唐在禮及姚石荃長公  
子蘭孫均供職統率處姚知不  
佞與達有一日之雅適不佞謀去京國因囑不佞詣上海與達  
議進馬程序姚語不佞統率辦事處承項城心悵不欲徒收其

馬可令達自索值表面作爲達貢馬於上而上頒賚物於達窺項城意可給萬金左右達索九千五百金以符九五之數項城必尤稱意云不佞至滬爲達言達如數電陳於姚姚復電謂統率辦事處傳項城諭卽令該西賈率馬至京親詣宮門獻進聽候頒給賚金并將賜宴予勳章旌其輸誠達乃裁黃緞製馬衣及御人服以彰崇敬已行有日矣忽雲南變起四方響應警耗傳京師項城知大勢已去不敢過爲快心之舉因命姚急電達樂士囑稍緩候登極再進馬於是此馬終不得復還京師而項城亦遂抑鬱而卒迨戊午己未間西南復舉兵倡自主桂將馬濟求良驥於滬吾友瀏陽劉瓠尊齊年有弟仲邁方參濟戎幕

卒以數千金市之於達贈之濟珍愛之無異克強人皆爲此馬  
慶得所聞桂粵爭鬩之頃濟幾遭不測賴此馬超躍得脫險則  
是馬殆已有以報其知己矣



附項城就任祕聞

不佞此篇爲民國二年十二月所追述婦叔南湖廉翁入都嘗爲所見逡寫一紙而去當時項城忌人反對鉤索至苛密故所記多所避忌證之項城結局不祥信有豫兆讖緯家占字者指其姓詛彼吉頭哀尾取此記證之頭亦未嘗果吉也  
辛酉春日毅記

民國二年十月十號國慶日爲袁項城當選第一次正式總統就任之期以清舊宮太和殿爲禮場典禮隆重極一時之盛惟有三事人多稱之曰不祥致爲美中不足北方秋深已後向無霖雨本年自九月以逮十月九日無日非天朗氣清至十日忽

密雲四布寒雨愁淋行禮之頃雨勢尤甚禮成始漸止翌晨旭日又焜耀大地矣自是而後直至本月之初復一降霰雪蓋前後數十日氣候皆佳是日恰獨陰雨一若彼蒼明知民國第一任總統就任日期故意惡作劇者在事諸人冒雨往來狼狽不堪太和殿禮場所懸五色湖縐大國旗爲雨所淋彩色盡變模糊滴點竟似萬絲血淚著面留痕第一次大慶典而有此景象恐非休吉之徵時人稱之曰不祥者此其一也當項城未至禮場之先太和門忽來一犬叫嚷奔突莫知其所自至衛士警蹕不及驅犬他去又慮或驚車駕遽拔劍刺斃之肝腸塗地情景慘惻禮場吉地構此兇端人謂不祥者此其二也項城就任禮

竟乘駟馬車歸府未出午門石道雨滑馬蹶而折前驂正猛進急遽不及止其行折轅前衝刺入前驂一馬之腹立斃車亦幾覆道左警士助御者扶持項城易他車安坐而歸是日陰雨項城本覺掃興至是益頽喪懊惱徵諸往史國君以事出行馬蹶車覆往往召禍應不返之讖况就任時乎人謂不祥者此其三也凡此三端其時見者聞者不止一人同鄉王君供職警廳執事在場目覩首尾舉以見告證諸他友信非詭詞惟項城雖緣是怏怏累日不釋而諱言不祥傳令不得張揚故報紙皆未敢載述然十口相傳流播亦既甚遠矣讖緯之說近世頗爲學者所詬病然名學內籀之術但使觀測所得之事十無九差加以



外籀印證之功大法公例卽得而立人事吉凶以豫兆爲可信者不特吾土爲然西方列邦亦多有之萃古今中外已往諸事實而加以觀測印證或不無可信之例法存乎其中至其所以然之故方今神祕且啓他日終必有能言之者由斯以談人以十月十日變異各端慮爲不祥朕兆或非盡妄顧吾固望其不驗民國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毅記

按卽如世傳黃蘗禪師預言詩他首姑不論其末尾兩首之一赤鼠時同運不同中原好景不爲功西方再見南軍至剛到金蛇運已終云云其初人總以爲了無寓意及丁巳復辟然後人始恍然其所指據五行言之赤鼠當是丙子金蛇當

是辛巳然壬子至丁巳與丙子至辛巳同隔六年天干之不  
合或者黃蘗故意謬悠其詞此等真不可思議之極者使識  
緯爲始終可信後此固當更無復辟之禍國人不必鯁鯁過  
慮也不佞近年頗思用科學釋神祕有心電論之作亦作心  
論他日脫稿當乞教於世人要之知時間卽空間之異相而  
時之久暫無異地之長短則豫測未來正與追溯既往相似  
世所駭怪驚奇之事自不足駭怪無可驚奇矣特吾所說非  
所論於流俗欺妄之迷信耳偶錄舊記有觸吾言不覺醜縷  
至此讀者視之或且竊笑之矣十年四月毅附識

又按黃蘗禪師詩末首云日月推遷似轉輪嗟予出處更無

因老僧從此休饒舌後事還須問後人往者以爲不過假此作結彌覺絕無深意自近年軍閥甲乙兩派此起彼仆往復循環迭爲勝負而倒戈之舉又復層出不窮重以今歲崇佛某公秉政被逐則又恍然於此首之亦非泛設而默體結句弦外之音後事或且有不忍問不堪言者豈運會果當爾耶書此不禁擲筆三歎十五年六月實丙寅五月毅又識

侯子疑始所著洪憲舊聞爲其師嚴又陵先生辨誣而作也嚴先生通才鉅學兼貫中西平日議論棘棘不爲曲學阿世余當辛壬之際屢承緒言深識洞微炳若龜鑑洪憲籌安盛名爲累心跡明白無待剖別豈類夫劉歆之陳符命沈約之草禪文哉所惜者項城以雄鷲之才其智略足以驅駕羣雄宰制四海辛亥再出朝野喁喁始則望其爲郭汾陽李臨淮繼猶望其爲華盛頓爺亞晚節挫跌鑄成大錯卒致羣龍无首海內泯棼天寶爲之於人何咎是書原有印本丙寅夏侯子出篋中舊稿寫定重印囑附入叢書中校錄旣竟爰綴數語於後苓泉居士跋

法  
憲  
書  
屋  
記

一